

## 女人要藥考 ——當歸的醫療文化史試探

李貞德\*

李時珍《本草綱目》為當歸釋名，破題稱其調血，利於嗣續，故為女人要藥。然而當歸最早在歷史舞臺上嶄露頭角時，卻以相招芳草和止痛良方聞名，曹操以之招引名士並舒緩頭疼，則當歸的女人要藥之譽，究竟從何而來？本文從東漢當歸首見入藥，至宋代婦人獨立成方，蒐羅傳統典籍中當歸為人所認知並運用的各種情況，尤其著重比較本草、醫方與通說等不同種類文獻對當歸的論述和實作，試探其成為女人要藥的歷程。

考察發現，以當歸對治婦人，自漢代以來最頻繁而顯著的功能，在於安胎助產，而其止痛神效，偶亦用於產後陰脫腫瘍。至於《神農本草經》等藥典所稱療崩中漏下、補諸虛不足，在醫方實作中難得一見。然而，五至十三世紀間，女性的健康照顧逐漸獨立成方，醫者對產育的介入，從妊娠、產後，提前至求孕受胎，在「婦人以血為本」的身體觀影響下，具調血功能的當歸逐漸跨出胎產範疇，得以單方形式治療月經不通。兩宋之間，以當歸命名之婦人諸方，不僅用於孕產婦人和調經室女，甚至七七數盡之後五十行經的婦女也應服用。

當歸成為全方位補養女性健康的本草，在元明以降盛行的四物湯中扮演君藥角色，至十九世紀更遠傳歐洲提煉為調經浸膏，並於二十世紀初回銷中國。至今不論臺灣女性調養身體，或日本醫家開方下藥，當歸仍被視為婦科聖藥，其在中國之外的傳播與運用，及其與各地婦科醫學之間的關係，是未來可繼續探究的課題。

**關鍵詞：**當歸 女人要藥 本草 醫方 血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主題研究計畫「醫學的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2013.1.1 至 2015.12.31）子計畫「傳統中國的溫經藥方與老年論述」之部分研究成果。

## 一・前言：當歸調血為女人要藥

李時珍 (1518-1593)《本草綱目》為當歸釋名，稱：

古人娶妻為嗣續也，當歸調血為女人要藥，有思夫之意，故有當歸之名，正與唐詩「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又不歸」之旨相同。<sup>1</sup>

古人以女子出嫁為歸，孔穎達疏《易·漸》「女歸，吉」，稱：「女人……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也。」<sup>2</sup> 則所謂當歸之人，應指女性。不過，嫁娶既為傳宗接代，獨女無男則莫可奈何。七言絕句〈懷良人〉，傳為晚唐女詩人葛鵲兒所作，末兩句以夫婦共耕胡麻，抒發感懷。<sup>3</sup> 李時珍徵引，點明調血之最終目的在續嗣，證成思夫之意，則當歸而不歸者，實為丈夫。但不論譬喻女子歸嫁或男子歸鄉，當歸調血，故為女人要藥，對身處明代的李時珍而言，並無疑義。

然而，何以調血即為女人要藥？此說似為今人共識，不論是中藥科普書籍網站，或女性親友分享經驗，皆頗多涉及。<sup>4</sup> 臺灣少女至中年婦人調經補身，頗用當歸，若再加上以當歸領銜的四物，則更受歡迎。<sup>5</sup> 較李時珍稍早的韓懋 (1441-1522?) 已主張：「血藥不容捨當歸」，主張四物中的當歸、芍藥、地黃和

---

<sup>1</sup> 明·李時珍 (1518-1593)，《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7），卷一四，〈草之三·芳草類·當歸〉，頁 833。

<sup>2</sup> 魏·王弼 (226-249)、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 (574-648) 等正義，《周易正義》（收入清·阮元 (1764-1849) 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第 1 冊），卷五，〈周易兼義下經夬傳〉，頁 117a。

<sup>3</sup> 唐·韋莊 (836-910)，《又玄集》（收入唐·元結 (723-772)、唐·殷璠等選，《唐人選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59〕，據古典文學出版社影印日本江戶昌平坂學問所官板本排印），卷下，頁 439。

<sup>4</sup> 張珣，〈文化建構性別、身體與食物：以當歸為例〉，《考古人類學刊》67 (2007)：71-116。文中多次提及訪問與網路資訊，說明現今臺灣婦女將當歸納入烹飪素材以之補血調經。

<sup>5</sup> 根據學者調查，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二年間，臺灣 13-64 歲女性服用的前十大補品中，當歸排名在五至七名之間，服用比率自 4.5% 至 6.7% 不等。四物排名在四至八名之間，服用比率在 4.4% 至 13.7% 之間。見安勤之，〈論中藥作為保健食品：以四物湯的生命史為例探討藥品與食品範疇的革命〉，《科技、醫療與社會》11 (2010)：89-148。安文考察四物在當代臺灣從湯劑藥品發展為保健食品的生命史，並於頁 101 附表整理女性補品及服用比率。所列女性養生十大補品中，除當歸和四物之外，其餘多為維他命、魚肝油、雞精之類。

芎藭四種草藥應該依序擔任君臣佐使的角色，則當歸調血的主導和開路地位，不言可喻。<sup>6</sup>

但所謂調血，未必即調理經血。北宋陳承《本草別說》稱自古醫家方論：「此蓋服之能使氣血各有所歸，則可以於產後備急、於補虛速效，恐聖人立當歸之名，必因此出矣。」<sup>7</sup> 陳承，元祐間（1086-1093）醫士，他為當歸釋名，以為所以歸者，乃氣血，非男女，所調之血，在產後補虛，非月水規律。他的說法，李時珍雖也引述，卻未加評論，不知是視為理所當然，還是「淺俚無高論」者。<sup>8</sup> 不過，李時珍在引唐詩之後，倒是加引了崔豹《古今注》一段話，稱：「古人相招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強調當歸的相思意涵。崔豹，晉漁陽人（今北京市密雲縣），經學博士，惠帝時（290-306）官至太子太傅丞。從其注文可知，當歸在中古社會生活、人際關係中，頗具象徵寓意，卻未必和婦女相關。用以相招，是它獲得當歸之名的理由嗎？還是因其名為當歸之故？

三國時代《吳普本草》記載神農、黃帝、桐君、扁鵲、岐伯、雷公、季氏都曾為當歸定性，似乎在主流本草學形成之前，當歸已在各抒己見的家學時代廣為週知。<sup>9</sup> 不過，當歸一名實罕見於上古文獻。<sup>10</sup>《急就篇》羅列初學者應熟記之藥

<sup>6</sup> 明·韓懋（1441-1522?），《韓氏醫通》（收入何清湖、周慎主編，蔣文明、李佑生副主編，裘沛然、王永炎、白永波審定，《中華醫書集成》〔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冊25 綜合類4），卷下，頁9，錄稱：「要之，血藥不容捨當歸，故古方四物湯以為君，芎藭為臣，地黃分生熟為佐，川芎為使，可謂典要云。」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四，頁835「當歸」條亦引，唯地黃未別生熟。

<sup>7</sup> 陳承，《重廣補注神農本草并圖經》之《別說》（簡稱《本草別說》），今不存，引自北宋·唐慎微（1056-1136）撰，尚志鈞、鄭金生、尚元藕、劉大培校點，《證類本草——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以下簡稱《證類本草（校點本）》），卷八，頁221。《證類本草》，四庫全書亦收，近有校點本，除非另外說明，本文以下引用以校點本為主；該書之編撰修訂與流傳，見下討論。

<sup>8</sup> 陳承研究，見鄭金生，〈陳承的籍貫、生平及其對醫藥學的貢獻〉，《浙江中醫雜誌》11/12（1982）：529-530。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序例·歷代諸家本草〉，頁8介紹《本草別說》時，稱：「宋哲宗元祐中，閬中醫士陳承，合《本草》及《圖經》二書為一，間綴數語，謂之《別說》。高宗紹興末，命醫官王繼先等校正《本草》，亦有所附，皆淺俚無高論。」

<sup>9</sup> 《吳普本草》早佚，當歸引文輾轉收錄於北宋末年唐慎微編撰之《證類本草（校點本）》卷八，頁220。

<sup>10</sup> 北宋·李昉（925-996）等奉敕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九八九，〈藥部六〉，頁4509b「當歸」條引《范子計然》稱：「當歸出隴西，無枯者善。」

名三十二種，不見當歸。<sup>11</sup> 馬王堆漢墓出土多部醫書，也無記載。張揖《廣雅》約當《吳普本草》的時代，以當歸釋山蘄而後世因襲之。<sup>12</sup> 如蘇頌 (1020-1101)《本草圖經》為當歸釋名，加引《說文》稱：「生山中者名薛，一名山蘄」，至李時珍亦抄錄。實則，許慎書中並無當歸一詞，而不論蘄或稱為薛的山蘄，在古代典籍中皆未見用以治病。<sup>13</sup> 古人重視馨香之氣，以為具相招之效，如《禮記·曲禮》載錄宗廟祭物，稱：「摯，天子以鬯」，鄭玄注：「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為至也。」孔穎達疏曰：「天子鬯者，釀黑黍為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為鬯也。」<sup>14</sup> 馨香之氣可以招神，則當歸獲名，或和其強烈香氣有關？兩漢間緯書又有星氣與地物相應之說，如《禮斗威儀》稱：「下有人參，上有紫氣」，《春秋運斗樞》稱：「搖光星散而為人參」之類，是以人參為地物，而與天上特定星斗相應。《漢書·天文志》載：「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則當歸之為地物，其名是否亦與天文星雲相應？<sup>15</sup> 當歸之名，從何而來，推測雖多，可惜史料闕如，恐難確知。

---

《范子計然》雖為春秋時著作，然亦早已亡佚，《御覽》中名稱，不知是原本如此或宋人以今名釋古物？

<sup>11</sup> 西漢·史游 (約 40 BCE)，《急就篇》(收入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據天壤閣叢書本影印)，卷四，頁 97-99。三十二種藥名中，三十種見於《神農本草經》，兩種見於陶弘景 (452-536)《名醫別錄》，其中有芎藭但無當歸。

<sup>12</sup> 張揖，魏明帝太和年間 (227-232) 博士，郭璞注《爾雅》引用其說，但接著稱：「當歸今似蘄而粗大」，故邢昺疏《爾雅》認為郭璞並未贊同張揖，主張：「案本草，當歸不言名薛及山蘄，是即以時驗而言也，故郭云：『今似蘄而麤大』，言似平地蘄，而差麤大耳。」不過，後世本草諸書仍多引郭璞證成張揖，未見針對邢昺疏文作論。見魏·張揖撰，隋·曹憲音，《廣雅》(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小學彙函本排印)，卷一〇，〈釋草〉，頁 124；東晉·郭璞 (276-324) 注，北宋·邢昺 (932-1010) 疏，《爾雅注疏》(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14 冊)，卷八，〈釋草第十三〉，頁 134。

<sup>13</sup> 北宋·蘇頌 (1020-1101)，《本草圖經》(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卷六，〈草部中品之上〉，頁 151。「蘄」在唐代以前文獻中涉及香草時，多被釋為蘼蕪，生於南方水邊，如司馬相如〈子虛賦〉描繪雲夢大澤東方有芎藭、江離、蘼蕪，裴駘《集解》即稱：「蘼蕪，蘄芷也。」見西漢·司馬遷 (145-87 BCE)，《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頁 3003-3004。至於薛，《爾雅》中他處釋為白蘄、庚草和山麻，張揖另處則釋為「賴蒿」，中古文獻中常與芷荔蘿等連言以指涉他種植物，卻未見用於醫療。

<sup>14</sup> 天子以鬯，見《禮記》(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7-8 冊)，〈曲禮〉，卷五，頁 101。

<sup>15</sup> 歸邪星名，見東漢·班固 (32-9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二六，〈天文

儘管如此，當歸之招返意涵，在中古至近代詩文之中，卻屢見不鮮，而其性味功能，《神農本草經》以降歷代藥書亦多載錄。雖然陳承之說去古已遠，未必真「聖人立當歸之名」的緣由，李時珍釋名更為晚出，恐難認定即當歸稱謂之原始理由。然而陳說標榜產科救急，李說進一步將自古即廣為週知的一味本草歸於婦人之屬，演變發展，值得玩味，而研究者卻鮮少著墨。<sup>16</sup> 究竟當歸是如何成為「女人要藥」的呢？人類學者分析當代臺灣漢人婦女的飲食文化，以當歸為例說明身體和物的性別化現象。似乎，傳統醫學身體觀、婦人方分科及其後的發展，皆可能影響當歸在社會文化與醫療傳統中的意義。<sup>17</sup> 果真如此，則崔豹及其時人對

---

志》，頁 1292。這類背景知識雖不足以論定當歸之名，卻可供進一步推敲。感謝《集刊》匿名審查人提示天文地物相應的考察方向。另，陳重明、黃勝白等編著，《本草學》（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當歸和土當歸的本草考證〉，頁 125-130，稱東漢前文獻無一字提及當歸，而唐以後醫方多用當歸卻不見蘿蕪，故推測蘿蕪為當歸古名。唯遍查晉宋之間本草醫方藥書，當歸蘿蕪兩物時仍並見，則此說恐亦不確。

<sup>16</sup> 針對《神農本草經》以降歷代本草典籍之學術研究，大多徵引古籍，參酌新出文獻，考定名實與產地，較少觸及方劑運用，更罕見涉獵社會文化意涵。王家葵、張瑞賢，《神農本草經研究》（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第六章〈《神農本草經》學術思想研究（四）——《神農本草經》藥物品種變遷沿革考〉，是少數就特定本草進行貫時性分析的著作，但主要討論品種藥效之嬗遞，且未處理當歸。現代本草學著作，除抄錄傳統本草書內容外，不少也提供生藥學或植物學的分析，如許鴻源、顏焜熒、那琦，〈韓產當歸鑑定報告〉，那琦，《本草學》（臺中：中國醫藥學院，1982），頁 337-357，便包括「當歸之本草考察」、「當歸之原植物」、「當歸之生藥學研究文獻」、「獨活之生藥學研究文獻」、「中日韓產當歸之生藥學鑑定」等內容。不過，文中「當歸之方用」一節，頁 338-339，直稱：「後世乃有種種用法，此乃醫家之事茲不多贅。」唯鄭金生，《藥林外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5）特別跨出醫學「內史」，除介紹本草文獻演變及其學術研究成果之外，更考證藥效傳信的方式、古代社會用藥風潮，乃至蒐羅本草與文學的關係，將本草藥學放在更大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分析。不過，該書雖舉例眾多，針對當歸則僅在頁 259-260 稍提及姜維母子寓意抒懷故事，未再申論。目前所見，唯陳重明、黃勝白等，《本草學》，在介紹歷代本草源流之後，附六十三種「中藥材本草學考證選例」，其中包括〈當歸和土當歸的本草考證〉，頁 125-130。另，王家葵、王佳黎、賈君君主編，《中藥材品種沿革及道地性》（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7），頁 121-125，第 22 條「當歸」，除討論本草書中當歸品種沿革與道地產區之外，也因揣摩其名稱來源而提到古代社會中的香草。不過，陳、黃與王、賈兩書皆未觸及李時珍「女人要藥」之說，也未深究當歸作為婦科用藥的歷史發展。

<sup>17</sup> 張珣，〈文化建構性別、身體與食物〉一文，嘗試鋪陳當代臺灣文化建構中食物、醫療以及身體三方面的性別化，指出當歸的性別化在傳統中國已經出現。該文論點頗具啟發性，唯因重點在當代臺灣，故引證古典醫籍藥方與鋪陳歷史演變部分，皆有可再商榷申論之處。

當歸等植物的認知與運用，或可反映宋代婦科醫學確立之前的一個側面，應予細究。有鑑於此，本文將以漢宋之間為時代斷限，從當歸首見入藥，至婦人獨立成方，蒐羅傳統典籍中當歸為人所認知並運用的各種面貌，除醫家辯證產地名實之外，尤其著重比較本草、方書與通說等不同文獻對當歸的論述和實作，說明其與傳統中國婦科醫學的關係，以及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要之，在於考察當歸成為「女人要藥」之發展軌跡。<sup>18</sup>

## 二・相招芳草：交遊網絡中的當歸

《古今注》，清代四庫館臣視為後人偽託之作，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則考定為西晉崔豹之書，共三卷。<sup>19</sup> 其中卷下〈問答釋義八〉有一關於社交之提問，崔豹依當時習俗回覆如下：

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

---

<sup>18</sup> 醫學的物質文化研究，近年來方興未艾，其中不乏針對特定藥材如大黃、人參、常山、檳榔與龍骨等作論之佳作。和中古史的成果類似，自早期追蹤菩提樹來源，至最近關於附子、菁蕪等之研究，多著重中國與周邊或西方文化接觸時的情況，族群視野的成效顯著，性別角度的分析則較缺乏。而李時珍稱當歸為女人要藥，其歷史演變，值得一探。上述各種本草物質文化史的論著，可參張哲嘉，〈大黃迷思：清代對西洋禁運大黃的策略思維與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 (2005)：43-100；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雷祥麟，〈常山：一個「新」抗瘧藥的誕生〉，李建民主編，〈從醫療看中國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331-372；林富士，〈檳榔與佛教——以漢文文獻為主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3 (2017)：453-519；陳元朋，〈「生不可得見」的「有形之物」——中藥材龍骨的認知變遷與使用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3 (2017)：397-451。中古域外輸入藥物的早期研究，如羅香林，〈唐代廣州光孝寺與中印交通之關係〉（香港：中國學社，1960），第九章〈光孝寺與自印度傳植之訶梨勒樹及菩提樹〉，頁147-162。最近則如余欣，〈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六章〈附子考：藥物的東西交通史〉，頁189-216；第七章〈菁蕪考：菜茹的風華博物志〉，頁217-247。透過醫藥物質通觀中國與西域、印度之宗教思想與文化交流史者，如陳明，〈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等。

<sup>19</sup> 西晉·崔豹，〈古今注〉（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清王灝輯光緒定州王氏謙德堂刊本影印，末附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下，頁5-6。

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歡，合歡則忘忿。」<sup>20</sup>

中古人際交往，以贈香草表達情誼，喜怒憂歡的資訊，皆有植物載體可為傳遞。牛亨之問和崔豹之答，顯示此乃時人通用的互動方式。<sup>21</sup> 嵇康 (224-263)〈養生論〉亦稱：「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sup>22</sup> 既然各種場合，包括送別、相招、安慰與和好，皆有特定草木做為代表，則取得或不太困難，而人們也有一定的識別能力。

三國最著名的當歸故事，當屬姜維母子的書信往還。魏明帝太和中 (227-233)，姜維歸蜀，與母相失，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並送當歸以譬之」，但姜維沒有重歸曹營之意，回信母親，稱：「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sup>23</sup> 此故事另一說載於東晉孫盛《雜記》，稱維母手書，令求當歸，維既無心北返，故報以上言。<sup>24</sup> 不論姜維母是送當歸或求當歸，皆是能近取譬，用以相招。倘若確曾隨信附送當歸，而姜維一見即了然於心，則表示當時人熟悉植物名實。姜維故事中，母親信件猶有文字相佐，稍早曹操欲招聘孫吳名將太史慈，曾「遣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sup>25</sup> 不立文字，僅以實物表達招才之心，似乎曹操自己熟知，也預期太史慈得香草即能辨識，並瞭解其中意涵。

<sup>20</sup> 西晉·崔豹，《古今注》（收入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248。

<sup>21</sup> 《本草綱目》將當歸、芍藥列入「芳草類」，丹棘為「隰草類」，合歡則屬「喬木類」。《神農本草經》以上中下品分卷，未以草木金石之形狀氣味分類，當歸、芍藥、合歡皆列入中經。丹棘，又稱諼草（萱草），自古即有忘憂之名，《詩經·衛風·伯兮》：「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言憂思無以自遣，故欲樹此草，玩味以忘憂也。但丹棘未見錄於《神農本草經》，倒是在魏《吳普本草》中有宜男之名，晉·周處 (236-297)《風土記》稱：「懷妊婦人佩其花則生男，故名宜男。」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六，〈草之五·隰草類·萱草〉，頁1036引。

<sup>22</sup> 嵇康，〈嵇夜叔養生論〉，蕭梁·蕭統 (501-531) 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論三卷五三，頁2289。

<sup>23</sup> 蕭梁·沈約 (441-513)，《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三一，〈五行志二·言之不從〉，頁900。

<sup>24</sup> 西晉·陳壽 (233-297)，《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四四，〈蜀書·姜維傳〉，頁1063。

<sup>25</sup> 陳壽，《三國志》卷四九，〈吳志·太史慈傳〉，頁1190。

當歸作為相招芳草的形象，歷久不衰，後世詩文，無論作者知名與否，皆不乏援引姜維母子典故者。初唐詩人王績（約 585-644）〈遊北山賦〉以「不念當歸，寧圖遠志」書懷。<sup>26</sup> 張說（667-730），〈代書寄吉十一〉詩曰：「口銜離別字，遠寄當歸草。」<sup>27</sup> 蘇東坡（1036-1101）〈寄劉孝叔〉詩稱：「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sup>28</sup> 南宋詞人辛棄疾（1140-1207）亦嘗援引形容心境：「聲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與願違。山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又寄當歸。」<sup>29</sup> 唐宋文人喜作藥名詩，當歸多扮演相招角色。如敦煌〈伍子胥變文〉託名其妻質問，稱：「就禮未及當歸，使妾閑居獨活」，而子胥答言：「余乃返步當歸，芎窮至此。」<sup>30</sup> 宋初號稱滑稽之雄的陳亞，嘗作藥名詩百餘首，當歸亦多入列，如「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等。<sup>31</sup> 元代復有「聞郎腰瘦寄當歸，望盡天邊破鏡飛」的詩句，以諧音傳達相招之情。<sup>32</sup>

明清文人各聘才思，更有為藥物作傳者，既發揮創作功力，又彰顯本草知識。<sup>33</sup>

<sup>26</sup> 王績，字無功，號東臯子，隋末唐初絳州龍門縣（今山西河津市）人，有《東臯子集》三卷傳世。唐·王績（約 585-644）著，金榮華校注，《王績詩文集校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卷一，〈遊北山賦〉，頁 56。

<sup>27</sup> 唐·張說（667-730），《張燕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四，〈代書寄吉十一〉，頁 37。

<sup>28</sup> 北宋·蘇軾（1036-1101），《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之一六，〈寄劉孝叔〉，頁 291。

<sup>29</sup> 南宋·辛棄疾（1140-1207）著，鄭騫校注，林玫儀整理，《稼軒詞校注附詩文年譜》（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卷九，〈京口病中起登連滄觀偶成〉，頁 474。詞中當歸遠志並舉，似引姜維母子典故，但清·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一三，頁 805，特立「辛幼安」一條，稱「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認為所引非姜維，而是曹操招聘太史慈典故。不論何者，當歸用以相招，皆形象鮮明。

<sup>30</sup>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卷五，〈伍子胥變文〉，頁 840。

<sup>31</sup> 見北宋·吳處厚著，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頁 5。《青箱雜記》（1087）該條稱：「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作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

<sup>32</sup> 元·袁桷（1266-1327），《清容居士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開平第三集·次韻繼學竹枝宛轉詞四首·之二〉，頁 328。

<sup>33</sup> 本草藥物因其性味功能，在傳統社會中運用於各種比擬譬喻，學者已有申論。鄭金生，《藥林外史》，〈本草與文學〉（頁 253-284）篇中，分別討論「本草中的歌賦及歌括類專著」和「文學作品中的藥物相關內容」，並以唐代李翱（?-884）所撰人物傳記《何首烏錄》



如〈桑寄生傳〉稱：「桑寄生者，常山人也，為人厚樸」云云，其中運用當歸處，仍以諧音相招，提問：「何時當歸」，答云：「不過半夏」，又如《繡像金瓶梅詞話》稱「當歸半夏紅石，可為檳榔招作女婿」等。<sup>34</sup> 此外，以當歸文無代換，如明末錢謙益 (1582-1664) 〈瑤臺歌〉：「相思避難如逃瘡，一味文無是良藥」，《鏡花緣》寫才子佳人玩文字遊戲，以「當歸一名文無，芍藥一名將離」，所用皆仍是崔豹遺文。<sup>35</sup> 逮至清末，仍有黃遵憲 (1848-1905) 詩稱：「殷勤看行篋，在日寄當歸。」<sup>36</sup>

由上可知，當歸作為相招芳草的早期形象持續為後世沿用，不過，其中譬喻，指涉男性政治抱負者，多過女性出嫁歸家者。即使錢謙益明言相思，關懷的大概也是政局，未必純為男女之情。實則，古代象徵男歡女愛、具特定性別意涵的芳草，恐怕不是當歸，而是芍藥。雖然在牛亨、崔豹的問答中，僅提及芍藥依依不捨的形象，但因其花朵形大色美，自古即代表情愛入詩。《詩經》開其先河：「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六朝更多詠讚芍藥花之賦頌，以其豔麗，媲美佳人，用以贈別，示結恩愛。<sup>37</sup> 相較之下，當歸和女性的連結，在中古以前並不明顯。

此外，自古詩文稱以芍藥贈別，似乎多屬花草部分，入藥的根部，未見提及。

---

為例，說明文學作品如何影響大眾對藥物的認知。最近學者更深入分析清代小說與通俗醫療知識之間的關係，見 Andrew Schonebaum, *Novel Medicine: Healing, Literature, and Popular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6)。

<sup>34</sup>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四，〈藥名傳文〉，頁149，內稱〈桑寄生傳〉一文乃出自其少時業師益齋趙公所校錄之《常熟蕭觀瀾韶遺集》。明·笑笑生，《繡像金瓶梅詞話》（臺北：雪山圖書公司，1982），第82回，頁242引。

<sup>35</sup> 清·錢謙益 (1582-1664) 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一五，〈瑤臺歌〉，頁551；清·李汝珍 (1763-1830)，《鏡花緣》（臺北：世界書局，1974），第76回〈講六壬花前闡妙旨，觀四課牆下竊真傳〉，頁311引。

<sup>36</sup> 清·黃遵憲 (1848-1905) 著，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將至梧州志痛〉，頁112。

<sup>37</sup> 《詩經》（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3-4冊），卷四一四，〈鄭風·溱洧〉，頁182。六朝芍藥入詩賦，如辛蕭〈芍藥花頌〉和王徽〈芍藥華賦〉，唐·歐陽詢 (557-641) 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八一，〈藥香草部上·芍藥〉，頁1383。唯前者《藝文類聚》僅提及晉傳統妻，辛蕭姓名，見清·嚴可均 (1762-1843) 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據光緒刻本複製重印），卷一四四，〈全晉文·列女·辛蕭〉，頁2287b。另，芍藥亦常因具有調和滋味的作用而入詠讚美食的詩文。

但當歸作為相招之用，授受兩方有空間阻隔，姜維母和曹操遣人寄送的，究竟是當歸的草葉部分，還是藥用的根部，令人好奇。<sup>38</sup> 雖然，張說詩中提及「當歸草」，但以魏都洛陽至蜀之成都將近一千公里、至吳都建康也超過八百公里看來，即使以快騎傳遞，生鮮芳草經過數日，運達時恐怕也已枯萎？<sup>39</sup> 或許兩則相招故事中寄送的實物，是包括根葉在內的整株，一方面比較能夠保存香氣，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辨識？<sup>40</sup> 不論如何，當歸是中古貴族經常接觸並靈活運用的一种植物，應無疑義。

當歸或真曹操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得的本草，臨終前仍念念不忘其功效，稱：「吾夜半覺小不佳，至明日，飲粥汗出，服當歸湯。」<sup>41</sup> 但前引崔豹問答內容，北宋《太平御覽·藥部》當歸條下，卻錄為：「相招則贈以靡蕪，靡蕪一名當歸」，文無寫作靡蕪，成了另一種香草？<sup>42</sup> 東漢樂府詩曾以「上山採靡蕪，下山遇故夫」，形容對舊日情誼的懷想。<sup>43</sup> 唐駱賓王則以「靡蕪舊曲終難贈，芍藥新詩豈易題」，描繪倡婦思念出征的浪蕩子。<sup>44</sup> 中古香草文化中的靡蕪，傳達思夫意象，似不下

---

<sup>38</sup> 當歸藥用，採根部陰乾，見蕭梁·陶弘景 (452-536) 著，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卷四，〈草木中品·當歸〉，頁 260：「二月、八月採根，陰乾。」

<sup>39</sup>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頁 1029-1037，〈天寶荔枝道〉，嘗考楊貴妃所食荔枝來源，稱若貢自涪州（今重慶涪陵區），並從產地樂溫縣直送長安，則不過兩千里，以唐代驛傳詔書日行五百里估計，若特別加速至六七百里，或許三日可到；若貢自嶺南，則去長安四五千里，絕不可能新鮮送抵。盛唐統一帝國時期尚且如此，三國分裂時代遞送芳草，恐更不易。不過，姜維母子的當歸故事若屬實，也可能是從維母所在的天水冀縣送至姜維見諸葛亮的祁山附近，距離就近多了。

<sup>40</sup> 三國故事中的當歸，究竟是僅限草葉抑或整株運送，史料闕如，難以確知。學者研究其他植物運送，曾以荔枝為例，稱北宋宣和年間 (1119-1125) 為在京城開封種植福建荔枝，確曾「以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植宣和殿」，可見整株運送，非無可能。引文見南宋·梁克家 (1127-1187)，《淳熙三山志》（收入《宋元地方志叢書》〔臺北：大化書局，1980〕），卷三九，頁 8242a；討論見陳元朋，〈荔枝的歷史〉，《新史學》14.2 (2002)：111-178。

<sup>41</sup> 李昉，《太平御覽》卷八五九，〈飲食部十七·糜粥〉，頁 3946b 引魏武遺令。

<sup>42</sup> 李昉，《太平御覽》卷九八九，頁 4509b。

<sup>43</sup> 見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4），上冊卷一二，〈漢詩·古詩五首·之一〉，頁 334。

<sup>44</sup> 駱賓王，〈蕩子從軍賦〉，清·董誥 (1740-1818) 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 2 冊，卷一九七，頁 1992b。

於當歸？或者在文人認知中，蘼蕪即是當歸？或者兩者本不相涉，但混淆誤認，自古即然？

史稱曹操好養性法，亦解方藥，並曾藏蘼蕪於衣服中，取其香氣，應當不致誤認。<sup>45</sup> 但陶弘景 (452-536)《名醫別錄》稱蘼蕪「一名江蘼，芎藭苗也」。<sup>46</sup> 而釋芎藭，則稱其一名胡藭，一名香果，其葉名蘼蕪。<sup>47</sup> 則蘼蕪究竟是芎藭的苗，還是葉？《淮南子》嘗謂：「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床之與蘼蕪也。」<sup>48</sup> 則不但當歸、芎藭與蘼蕪易相混淆，還能牽扯其他香草，如藁本和蛇床等？藁本，主治風疾，亦可外敷。<sup>49</sup> 陶弘景集注說明其與芎藭混淆的情形，稱：「世中皆用芎藭根鬚，其形氣乃相類。而《桐君藥錄》說芎藭苗似藁本，論說花實皆不同，所生處又異。今東山別有藁本，形氣甚相似，惟長大爾。」<sup>50</sup> 換言之，藁本因產

<sup>45</sup>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一，〈藥香草部上·蘼蕪〉，頁1393引《廣志》稱：「薇蕪香草，魏武帝以藏衣中。」王沈 (?-266)《魏書》稱曹操：「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卻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見陳壽，《三國志》卷一，〈魏書一·武帝操〉，頁54引。

<sup>46</sup> 蕭梁·陶弘景 (452-536) 著，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卷一，〈上品〉，頁58稱：「蘼蕪，無毒。主治身中老風，頭中久風，風眩。一名江蘼，芎藭苗也。生雍州及宛朐。四月、五月採葉，暴乾。」並載《本經》原文稱其：「主欬逆，定驚氣，辟邪惡，除蠱蟲鬼注，去三蟲。久服通神。一名薇蕪，生川澤。」

<sup>47</sup> 陶弘景，《名醫別錄》卷二，〈中品〉，頁119稱：「芎藭，無毒。主除腦中冷動，面上遊風去來，目淚出，多涕唾，忽忽如醉，諸寒冷氣，心腹堅痛，中惡，卒急腫痛，脅風痛，溫中內寒。一名胡藭，一名香果。其葉名蘼蕪。生武功、斜谷、西嶺。三月、四月採根，暴乾。」並載《本經》原文稱其：「主中風入腦頭痛，寒痺筋攣緩急，金創，婦人血閉無子。生川谷。」

<sup>48</sup> 西漢·劉安 (179-122 BCE) 撰，劉文典 (1889-1958) 集解，《淮南子》(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一三，〈汜論訓〉，頁451。另，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神農本草經名例」，頁48，載陶弘景批評世人用藥謬誤，在「鍾乳醋煮令白，細辛水漬使直，黃耆蜜蒸為甜，當歸酒灑取潤，蠟蛸膠著桑枝，吳公朱足令赤」之後，又稱：「以虺床為蘼蕪，以薺芘亂人參」，唯查今本《本草經集注》未見虺床、薺芘兩句。見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一，〈序錄〉，頁32-33。不過，從《淮南子》引文看來，這幾種藥物自漢代即容易混淆，應大體不誤。

<sup>49</sup> 藁本，《神農本草經》稱：「主治婦人疝瘕，陰中寒腫痛，腹中急，除風頭痛，長肌膚，悅顏色。」陶注加碼稱可「治風邪釋曳，金瘡，可作沐藥、面脂。實主風流四肢」。引文俱見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四，〈草木中品·藁本〉，頁270。

<sup>50</sup>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四，頁270。《桐君藥錄》，傳上古本草藥書，除陶弘景集注徵引外，亦見唐·魏徵 (580-643)、唐·長孫無忌 (?-659) 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三四，〈經籍志〉，頁1040，「醫方類」著錄三卷，已佚。

地、形貌和功效而名同實異，東山（今浙江會稽）產者，確實可能與芎藭相混。<sup>51</sup> 至於蛇床，又名虺床，《本經》稱：「主治婦人陰中腫痛，男子陰痿濕癢，除痺氣，利關節，癰癩，惡瘡。」《別錄》稱：「令婦人子藏熱，男子陰強，好顏色，令人有子。」<sup>52</sup> 自先秦以來即為房中要藥，隋唐後則多入婦人求子方中。<sup>53</sup> 雖然《別錄》稱其生臨淄，但陶弘景注云：「近道田野墟落間甚多。花、葉正似藜蘼。」<sup>54</sup> 又在藜蘼條下註明，雖然藜蘼原生雍州及宛朐，唯「今出歷陽，處處亦有，人家多種之，葉似蛇床而香。騷人藉以為譬，方藥用甚稀」。<sup>55</sup>

郭璞 (276-324) 曾贊：「藜蘼香草，亂之蛇床，不損其真，自烈以芳」，道宣 (596-667) 辯證「老身非佛」，更有「猶蛇床與藜蘼類質」之語，一方面將植物賦予道德和宗教屬性，判分兩者高下，另一方面卻也指出一般人不易區分藜蘼與蛇床，自漢至唐皆然。<sup>56</sup> 儘管如此，從陶弘景注文可知，這些原產於北方的草藥，到蕭梁時期已在南方栽種，取得容易，其中被視為「亂人」的蛇床才是醫家常用療材，藜蘼之葉雖相似，但多充作傳達情意的香草，既少入藥，推測應與別稱文無的當歸無涉。<sup>57</sup> 反倒是當歸本身，種類繁多，至陶弘景的時代仍有區分上的困擾，除非受過訓練的專家之眼，恐怕難免誤認或誤用？

<sup>51</sup> 中古「東山」可能指數個不同地點，包括河南府洛州偃師縣（今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市）、汲郡衛州黎陽縣（今河南省鶴壁市浚縣）、臨賀郡謝休縣（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賀縣）、越巂郡會無縣（今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會理縣）、上黨郡壺關縣（今山西省長治市壺關縣）以及謝安隱居之會稽東山（今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等處。就本句文脈推敲並陶弘景得以觀察解說看來，應指會稽。

<sup>52</sup> 《本經》原文和《別錄》引文，俱見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三，〈草木上品·蛇床子〉，頁 234。

<sup>53</sup> 古代房中求子用藥，討論見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臺北：三民書局，2008），頁 30-44。

<sup>54</sup>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三，頁 234。

<sup>55</sup>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三，〈草木上品·藜蘼〉，頁 247。

<sup>56</sup> 郭璞贊語，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一，頁 1393；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四，〈草之三·芳草類·藜蘼〉，頁 841 亦引。老身非佛，語見唐·道宣 (596-667)，《廣弘明集》（T·2103，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 52 冊），卷一三，〈辯正篇·九箴篇下〉，頁 185c-187b。

<sup>57</sup> 由此看來，前引陳重明、黃勝白推測藜蘼為當歸古名，恐待商榷。

### 三・地道藥材：當歸生隴西，建康所出不堪用

曹魏兩度以當歸為喻招引名將，曹操更以當歸湯維護健康，當歸的取得似乎並不困難，在漢魏之交已是日常生活中的品物。目前所知最早載明當歸的文獻，應屬武威出土醫簡中之四首藥方，約當東漢初。<sup>58</sup> 查魏《吳普本草》稱當歸「或生羌胡地」，泛指西北羌族與匈奴據地。<sup>59</sup>《吳普本草》已佚，後人自宋代《證類本草》和《太平御覽》引錄輯出。《神農本草經》僅稱當歸生「川谷」，《別錄》則指明「生隴西」。<sup>60</sup> 隴西當歸優質，至劉宋郭仲產《秦州記》仍稱：「隴西襄武縣，有牛山，是出當歸。」<sup>61</sup>

隴西，約在今甘肅東南至中部，包括定西市、天水、蘭州等地，三國鼎立時，確在曹魏治下，秦州更為曹魏所設，西晉、北魏皆襲其制。<sup>62</sup> 陶弘景書雖較曹操祖孫晚了兩百年，但所指當歸產地仍與魏時本草相符。不過，隴西郡縣自漢武帝建置至西晉初年，因帝國分崩、胡漢交戰，從五萬多戶、二十多萬口減至三千戶左右。<sup>63</sup> 南北分治後，地屬西羌，道路阻隔。雖然，南朝往西域諸國通使、貿易及求法，或可借道吐谷渾，避開北魏統治的河西走廊，但戰事頻仍，行旅危險，勢必妨礙物產流通。<sup>64</sup> 陶弘景注《本草經》，提到原產於敦煌的雄黃，曾表示：

<sup>58</sup> 見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頁2第一類簡no. 11-12；頁16-17木牘no. 87；頁17ab木牘no. 88。以當歸入藥者共四條，其中一簡一牘治療瘀血疼痛與外傷瘡痂，另二牘文字相同，為婦科膏藥。

<sup>59</sup> 《吳普本草》，引自李昉，《太平御覽》卷八九九，〈藥部六・當歸〉，頁4509b。

<sup>60</sup> 陶弘景，《名醫別錄》卷二，〈中品〉，頁112。

<sup>61</sup> 《秦州記》，見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265-267。郭仲產，里籍未詳，嘗官尚書庫部郎、南郡王從事，另著有《南雍州記》（又名《襄陽記》）、《荊州記》、《湘州記》等，並見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頁206。

<sup>62</sup> 唐・房玄齡（579-648）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一四，〈地理志・秦州〉，頁435；唐・杜佑（735-812），《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一七四，〈州郡四・古雍州下〉，頁4544-4545。

<sup>63</sup> 班固，《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隴西郡〉，頁1610：「隴西郡，秦置。莽曰厭戎。戶五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四。有鐵官、鹽官。」房玄齡，《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上・秦州隴西郡〉，頁435：「隴西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

<sup>64</sup> 南朝歷代與西域諸國和北方柔然交往，多從益州往北，經吐谷渾，而不由河西出玉門。相

「晉末以來，氐羌中紛擾，此物絕不復通，人間實有三五兩，其價如金。」<sup>65</sup> 可見和前述藁本、蛇床或蘼蕪不同，部分藥材，必得西北者為優，南朝人士若欲取得，則困難重重。即使獲得，也可能因不識貨而優劣難辨。陶弘景便稱他最初在使人陳典籤處得見十餘片雄黃，但「伊輩不識此物為何等，見有挾雄黃，或謂是丹砂」，因而感嘆：「敦煌在梁州西數千里，所出者未嘗得來，江東不知，當復云何？」<sup>66</sup>

正因取得困難，辨識不易，以致於陶弘景在為《本草經》集注時必須針對各種玉石草木的產地、名義、藥用、鑒別一一說明，既呈現當時本草藥物的諸多來源，也影響後世本草藥書的體例。<sup>67</sup> 針對當歸，陶注便明言需辨別當世得見的三種品物：

今隴西叨陽、黑水當歸，多肉少枝氣香，名馬尾當歸，稍難得。西川北部當歸，多根枝而細。歷陽所出，色白而氣味薄，不相似，呼為草當歸，闕少時乃用之。方家有云真當歸，正謂此，有好惡故也。世用甚多，道方時須爾。<sup>68</sup>  
(圖一：南北朝唐宋主要當歸產地)

馬尾當歸質優而難得，和其他南北分治時的物產類似，需透過特殊管道獲取。學者研究此時南北貿易，指出三種可能：邊陲互市、聘使貿易，以及邊境走私。邊陲互市時間甚短，僅宋元嘉十六年(439)至泰始元年(465)開通，聘使和邊境軍民，則可能在禁止互市之後，繼續透過贈答、貢獻和走私方式交換物資。<sup>69</sup> 陶

---

關考證分析，見唐長孺，〈南北朝期間南朝與西域的陸路交通〉，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68-195。

<sup>65</sup>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二，〈玉石三品·雄黃〉，頁148-150。

<sup>66</sup>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二，〈玉石三品〉，頁148-150。關於「使人陳典籤」，劉宋末以幼小王子出為方鎮，人主則以親信為典籤，既輔佐亦監督，至蕭齊則權勢更重，唯梁時或已稍輕。見清·趙翼(1727-1814)，《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卷一二，「齊制典籤之權太重」條，頁250-252。南北朝以典籤為使者，有劉宋蓬法生和北魏淳于覃之例。蓬法生，見沈約，《宋書》卷七二，〈晉熙王昶傳〉，頁1869。淳于覃，見杜佑，《通典》卷一九六，〈邊防十二·北狄三·蠕蠕〉，頁5383。此處陶弘景所稱陳典籤，則不知何許人也。

<sup>67</sup>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對中國藥書體例的貢獻，論者多矣，最近陳元朋從陶弘景的困境出發，說明他針對個別本草著重產地、名義、藥用、鑒別，而較輕於仙經道術的理由，說明人文地理與歷史脈絡對陶注知識類型的影響。見陳元朋，〈《本草經集注》所載〈陶注〉中的知識類型、藥產分佈與北方藥物的輸入〉，《中國社會歷史評論》12(2011)：184-212。

<sup>68</sup>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四，頁260。

<sup>69</sup> 蔡宗憲，《中古前期的交聘與南北互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頁323-343。

注稱初見雄黃於「使人」處，或即如此。史載劉宋孝武帝時，宕昌國王梁瑾忽始獻方物，但未說明所獻為何。至梁武帝天監四年（505），「宕昌國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受梁詔使，至其子梁彌泰時亦然。<sup>70</sup> 宕昌國，史稱「在河南之東南，益州之西北，隴西之西，羌種也」，即今甘肅省定西市一帶。<sup>71</sup> 來獻方物，包括當歸，南方取得優良藥材之壓力或稍可舒緩，唯既屬貢獻方物，質優量未必多，是否能供應王公貴族之外的人使用，令人懷疑。為補不足，走私也是一種管道，而學者細究陶注，推敲出幾個可能的藥材集散地，如劉宋開放互市時的地點梁州（今陝西漢中縣），以及齊梁時期的鬱洲（今江蘇灌雲縣東北）、益州（今四川盆地）等，藥材從產地運至當地再轉賣，可能直接走私，也可能「悉從汶山諸夷中來」，又或者「今皆從外國舶上來」，以出口轉內銷。<sup>72</sup>（圖二：南北朝邊境藥材互市地）

即使如此，當歸既為「世用甚多」的常備本草，在南北貿易物流不穩定的情況下，南方醫家為防萬一，仍不得不就地取材，但陶弘景指出歷陽（今安徽和縣）當歸與北方物種不同，而南朝史家姚察（533-606）《建康記》亦稱：「建康出當歸，不堪用。」<sup>73</sup> 顯然名同實異，效力不一。五、六世紀的南方，雖然醫家備出，開發藥方不遺餘力，但在運用本草治療方面，仍因政治地理阻隔而頗受挫折。<sup>74</sup> 此所以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序錄》綜論古今，便稱：「自江東以來，小小雜藥，多出近道，氣勢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荊、益不通，則全用歷陽當歸、錢唐三建，豈得相似。所以治病不及往人者，亦當緣此故也。」<sup>75</sup>

<sup>70</sup> 唐·姚思廉（557-637）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五四，〈諸夷傳·西北諸戎〉，頁815；南宋·鄭樵（1104-1162），《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一九五，〈四夷傳·西戎上·宕昌〉，頁3131亦載。

<sup>71</sup> 姚思廉，《梁書》卷五四，〈諸夷傳·西北諸戎〉，頁815；唐·李延壽（約七世紀），《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七九，〈夷貊傳下·西戎〉，頁1978-1979則作：「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也。」

<sup>72</sup> 陳元朋，〈《本草經集注》所載〈陶注〉中的知識類型、藥產分佈與北方藥物的輸入〉，頁205-210。汶山諸夷條，所言為甘草，見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三，頁206；外國舶船條，所言為木香，見同書卷三，頁212。

<sup>73</sup> 李昉，《太平御覽》卷九八九，〈藥部六·當歸〉引。

<sup>74</sup> 范家偉考察醫者自述與醫書多寡，主張中古醫學發展南勝於北，見氏著，《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頁105-108。

<sup>75</sup>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一，〈序錄〉，頁32。其中「氣勢性理」，《大觀》、《政和》本草俱作「氣力性理」，尚輯校本改。所謂三建，見同書卷五，頁341：「天雄

藥材全面流通，大概要等到帝國統一，隋代未見相關史料，但唐代至遲在貞觀二十一年（647）已載劍南道松州治下通軌縣，「以土出當歸為名」，析出另置當州（今四川黑水縣北）。<sup>76</sup> 此後歷年土貢，劍南道治下茂州通化郡、維州維州郡、松州交川郡、當州江源郡、悉州歸誠郡、靜州靜川郡、枳州蓬山郡、恭州恭化郡，以及山南道治下的扶州同昌郡等，當歸皆在列。兩道轄下諸郡，約當今日四川北部至甘肅南部一帶，正是陶弘景辨明優良當歸的產地所在。中唐以後，西北邊區情勢不穩，扶州同昌郡（今四川九寨溝縣）曾在肅宗乾元（758-759）後沒入吐蕃，至宣宗大中二年（848），節度使鄭涯收復，恢復土貢，仍包括麝香、芎藭和當歸。<sup>77</sup> 而原以姜維討羌命名的維州（今四川理縣東北），也在代宗廣德元年（763）沒入吐蕃，至文宗太和五年（831）收復，宣宗大中三年（849）重新劃入劍南道，恢復土貢當歸，至北宋景祐三年（1036），改名威州，劃歸成都府路，仍持續貢繳當歸、羌活等物。<sup>78</sup>

雖然定期貢繳，但以《通典·食貨志》所載天下諸郡每年常貢當歸數量約七斤、十斤、二十斤等觀之，應非供應全國使用，平民百姓倘欲取得，或許仍以商業買賣為主？<sup>79</sup> 此外，陶弘景對隴西和川北所出者，似仍稍辨高下，以前者多肉

---

似附子，細而長者便是，長者乃至三、四寸許，此與烏頭、附子三種，本並出建平，謂為三建。今宜都假山最好，謂為西建。錢塘間者，謂為東建，氣力劣弱，不相似，故曰西水猶勝東白也。」學者指出，《神農本草經》一藥僅列一產地，已有地道藥材觀念，且其所列產地常與先秦典籍不同，而與兩《漢書》、《說文》等相符。見王家葵、張瑞賢，《神農本草經研究》，「地名與《本草經》成書年代」節，頁34-35；「《本草經》產地與漢代地道藥材」節，頁234-235。

<sup>76</sup> 後晉·劉昫（887-946），《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四一，〈地理志四·劍南道〉，頁1702。

<sup>77</sup> 北宋·宋祁（996-1061）、北宋·歐陽修（1007-1072），《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四〇，〈地理志四·山南道·西道採訪使〉，頁1036；卷四二，〈地理志六·劍南道·劍南採訪使〉，頁1084-1087；元·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三三四，〈四裔考·西二·吐蕃〉，頁2628亦載。而宋代無松州、當州。

<sup>78</sup>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一，〈輿地七·古梁州、威州〉，頁2524a；元·脫脫（1314-135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八九，〈地理志·成都府路〉，頁2214同。

<sup>79</sup> 如杜佑，《通典》卷六，〈食貨六·賦稅下·大唐〉，頁126載：交川郡貢當歸七斤；頁127載：臨翼郡貢當歸十斤，歸誠郡貢當歸二十斤，靜川郡貢當歸十斤，恭化郡貢當歸十斤，蓬山郡貢當歸十斤等。一年合計大約六、七十斤，一千兩左右的份量，若普施於地方，顯然不夠。何況，自古秤藥另有小兩，計算賦稅時的斤與合藥時的兩，之間代換的確切情況，恐有待細究。中古秤藥的度量衡問題，見吳慧，〈魏晉南北朝隋唐的度量衡〉，



少枝氣香而後者多根枝且細，但唐代以降的土貢方物名單則未提及優劣之別。唐代蘇敬 (599-674)《新修本草》在與歷陽當歸對照之下標榜秦歸，卻未特別評論蜀歸：

今出當州、宕州、翼州、松州，宕州最勝。細葉者名蠶頭當歸，大葉者名馬尾當歸。今用多是馬尾當歸，蠶頭者不如此，不復用。陶稱歷陽者，是蠶頭當歸也。<sup>80</sup>

馬尾當歸以其肥厚肉多得名，與細小如蠶頭之歷陽當歸，不論型態或功用皆大不相同。五、六世紀的陶弘景因貨質不通，對歷陽當歸採「闕少時乃用之」的態度，至七世紀的蘇敬則如姚察直言不堪用。馬尾當歸最優勝者，產於宕州，即今甘肅西定市附近，至於其他出於當州（今四川黑水縣北）、翼州（今四川茂縣）和松州（今四川松潘縣）者，蘇敬未直接評論，但似乎與秦歸仍稍有高下。<sup>81</sup> 不過，八、九世紀之後，蜀歸應已相當普及。昭宗時 (889-904) 宰相榮陽人鄭綮嘗作《開天傳信記》，記載安史之亂前後玄宗 (712-755) 與高僧一行的一段往事，稱：「僧一行將卒，遺物一封，命弟子進於帝。帝發視之，乃蜀當歸也。帝初不

---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3: 7-18, 60。另，學者或主張唐代地方常貢以皇室消費為主，如藥物乃針對高宗、玄宗等之風疾，而果物亦多皇帝寵妃嗜食者，見黃正建，〈試論唐代前期皇帝消費的某些側面——以《通典》卷六所記常貢為中心〉，《唐研究》6 (2000): 173-211，後收入氏著，《走進日常：唐代社會生活考論》（上海：中西書局，2016），頁 204-242。此處宕昌國來獻方物，既非常貢，數量應更少，蕭梁收納，是珍藏宮內，或做為皇帝下賜的禮物，抑或在疾疫時施藥救濟民眾，值得再探。

<sup>80</sup> 《新修本草》早佚，賴北宋末唐慎微《證類本草》(1116) 和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1578/1596) 收錄保存部分，今人輯校本，見唐·蘇敬 (599-674) 等撰，尚志鈞輯校，《新修本草》（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2005），卷八，〈草部中品之上〉，頁 203；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四，〈草之三·芳草類·當歸〉，頁 833 轉引此文，並稱：「陶稱歷陽者，不堪用，莖葉並卑下於芎藭。」

<sup>81</sup> 查與蘇敬約同時代的孫思邈 (581-682)《備急千金要方》，以及稍晚的王燾（約 670-755）《外臺秘要》，以當歸入藥和劑時，大多仍以秦歸為主，提及蜀歸者僅三條，分別用於治療尿血、製作大麝香丸，以及搭配犀角對治癰疽。三條分見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日本嘉永二年〔1849〕江戶醫學影北宋刊本，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以下簡稱《千金方》），卷二一，〈消渴淋閉尿血水腫〉，頁 382a；唐·王燾，《外臺秘要》（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64/1985，據新安程敬通訂刻本重印），卷一三，〈鬼魅精魅方八首〉，頁 368b-369a；卷三七，〈癰疽發背證候等論并法五十四首〉，頁 1044a。另，最後這條治療癰疽的藥丸在羅列升麻時，亦標示用蜀升麻，可見當時蜀地藥材漸受重視。

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嘆異之。」<sup>82</sup> 君臣開封檢視，即能辨別蜀產當歸，若非當時絕大多數當歸皆從蜀來，就是眾人熟悉藥材，能辨識其與秦歸之別，故得以傳達自古以來的招返形象。

四川所產當歸，至遲到北宋應已質量均優。蘇頌《本草圖經》(1061) 稱：「今川蜀、陝西諸郡及江寧府、滁州皆有之，以蜀中者為勝。春生苗，綠葉有三瓣。七、八月開花似蒔蘿，淺紫色。根黑黃色，以肉厚而不枯者為勝。」<sup>83</sup> 不過，他依循《廣雅》之說，仍以當歸為芹（蘄）類，屬生山中粗大者。<sup>84</sup> 半世紀後，寇宗奭在《本草衍義》(1116) 中便回應，稱：「若然，則今川蜀皆以平地作畦種，尤肥好多脂肉。不以平地、山中為等差，但肥潤不枯燥者佳，今醫家用此一種為勝。」<sup>85</sup> 寇宗奭該書，旨在考察諸家之說，參酌自己的經驗，補正歷代本草知識。<sup>86</sup> 從其衍義可知，十一到十二世紀的近百年間，當歸已由隴西山谷原生拓展至川蜀平地栽種，而蜀產優良當歸，正因其肥潤不枯，與秦歸相似而受到醫家歡迎，寇宗奭便提醒：「市人又以薄酒灑，使肥潤，不可不察也。」<sup>87</sup> 而秦歸蜀歸，醫家並用，至明代韓懋即稱：「川產者力剛而善攻，秦產者力柔而善補。」<sup>88</sup>

至於歷陽類蠶首者，雖然評價不佳，但作為當歸的一個藥用品種，不論在醫療者或養生家心目中，大概仍無庸置疑。柳宗元 (773-819) 論石鍾乳時列舉地道

---

<sup>82</sup> 《開天傳信記》今不存，轉引自北宋·李昉 (925-996) 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一三六，頁 974-975「蜀當歸」條。稍早北宋·贊寧 (919-1001)，《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五，〈義解篇第二之二·唐中嶽嵩陽寺一行傳〉，頁 91-94 亦載，稱玄宗一見當歸，即謂：「伊藥產於此，師知朕違難，至蜀當歸也。」亦可見蜀產當歸之普遍。蜀地在唐宋間成為重要的藥材生產與集散地，學者論著頗多，最近的綜合回顧，可參許凱翔，〈八十年來唐宋史議題中關於特定商品集市之研究〉，《興大歷史學報》27 (2013)：107-136。

<sup>83</sup> 蘇頌，《本草圖經》卷六，〈草部中品之上〉，頁 151。

<sup>84</sup> 蘇頌，《本草圖經》卷六，〈草部中品之上〉，頁 151。

<sup>85</sup> 北宋·寇宗奭撰，顧正華、常章富、黃幼群點校，《本草衍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卷九，頁 57。此本據現存最早一一九五年刊本為底點校，末並附太醫學〈付寇宗奭劄〉，肯定其「用心研究，意義可採」，見「附錄」頁 152。

<sup>86</sup> 寇宗奭著作旨趣，見《本草衍義》卷一，頁 1-3。

<sup>87</sup> 寇宗奭，《本草衍義》卷九，頁 57。

<sup>88</sup>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四，〈草之三·芳草類·當歸〉，頁 833 引。此種分別，在前引孫思邈和王焘標榜蜀歸的三首藥方中，似乎尚不明朗。

藥材，仍將蠶首當歸納入。<sup>89</sup> 上引蘇頌評語，亦仍將滁州（今安徽滁州市）所生與川陝產物並列，至李時珍則稱：「止宜入發散藥爾。」<sup>90</sup>（圖三：《證類本草》附文州當歸與滁州當歸圖）換言之，所謂建康當歸不堪用，非指一無是處，而是不具川陝當歸自古以來受到珍視的藥效。究竟是什麼呢？若檢諸歷代醫籍，可知主要乃止痛、療外傷和助產救急。以下便先考察本草書中羅列的當歸功能，再分析各代醫方實際配藥和劑時，當歸對治的疾病種類，以檢視兩者之異同與演變，說明當歸被視為「女人要藥」的發展歷程。

#### 四・排除客血客氣：本草書中的當歸

當歸對曹操的人生可謂貢獻良多，既用以招降，又抒解頭疾，對古代醫家病患而言，其主要形象，似非女人要藥。傳世之《神農本草經》將當歸列入中品，稱其功能：

主咳逆上氣，溫瘧寒熱，洗洗在皮膚中，婦人漏下絕子，諸惡創瘍、金創。煮飲之。<sup>91</sup>

既用以治療氣逆咳嗽、發燒寒慄，也提及月水淋漓影響生育，除內科之外，亦包括婦科療效。此外，標榜對治外傷潰瘍，並以煮飲湯液服藥。但陶弘景《集注》，重點稍異，當歸主治，羅列：

溫中，止痛，除客血內塞，中風痙，汗不出，濕痺，中惡，客氣虛冷，補五藏，生肌肉。<sup>92</sup>

在以氣論為主的身體觀中，氣在經脈中循行，通則不痛，痛則不通，陶注引名醫說法，當歸以止痛掛帥，其機制乃透過排除「客血客氣」造成的阻塞虛冷，呼應

<sup>89</sup> 見唐·柳宗元 (773-819) 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三二，〈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頁 835-839，文稱：「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黃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

<sup>90</sup>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四，〈草之三·芳草類·當歸〉，頁 833。建康、歷陽當歸，王家葵等推測可能是今之紫花前胡 (*Peucedanum decursivum*)，見王家葵等，《中藥材品種沿革及道地性》，頁 123。

<sup>91</sup>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四，〈草木中品·當歸〉，頁 260。

<sup>92</sup>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四，〈草木中品·當歸〉，頁 260。

《本經》形容溫瘡寒熱之貌。至於惡瘍金創，陶注並未直接申論，但「生肌肉」一語，似也符合治療外傷功能，唯通篇並未針對婦人作論。<sup>93</sup>

《集注》當歸條中未及婦人，似非一時疏漏。陶弘景為臨症處方便於查詢藥名，並避免用藥疑混，特將分散在《神農本草經》各藥項下之主治病症摘要輯錄，歸納為八十種病名，分別立小節，下列需用本草。此段長文雖包含於《集注·序錄》之中，卻如一獨立之用藥便覽，學者或稱之為「諸病通用藥」。瀏覽一過，便知當歸僅出現在心腹冷痛、齒痛和虛勞等三小節之中，至於所有和女人相關的疾病項下，包括婦人崩中、月閉、無子、安胎、墮胎、難產、產後病，以及下乳汁等，儘管藥名眾多，卻完全不見當歸。顯然在陶弘景的判斷中，當歸並非婦科優先用藥。<sup>94</sup>

陶弘景《集注》之後，唐宋之間本草書籍備出，卻多亡佚。唐初蘇敬奉命編纂《新修本草》，準陶注體例，是首次由朝廷支持修訂而成的本草藥典。<sup>95</sup> 雖然影響深遠，甚至東傳日本，成為十世紀平安朝醫生的培訓教材，但全本不存。今人自宋明藥典和敦煌殘卷復原，其中當歸一條，如上節所引，主要說明地道藥材，不見主治文字，推測承襲陶注，仍以止痛為先。<sup>96</sup> 至於個人專著，如陳藏器

<sup>93</sup>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卷三，〈中藥（中品）〉，頁199-200「當歸」條下註七指出，李昉《太平御覽》引錄《本草經》即無「婦人漏下、絕子，諸惡瘡瘍、金瘡」等主治文。廖育群分析敦煌殘卷，主張陶弘景《本草》才是總結古代本草學之著作，非《神農本草經》，見廖育群，〈陶弘景本草著作中諸問題的考察〉，《中華醫史雜誌》22.2 (1992)：74-79。

<sup>94</sup>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一，〈序錄〉，頁54-88。陶弘景「諸病通用藥」的討論，見馬繼興，〈古本草序錄「諸病通用藥」所載《本經》佚文考〉，氏編，《神農本草經輯注》，頁625-685。

<sup>95</sup> 《新修本草》的編纂、流傳與輯佚，論者多矣。除了分析知識內容之外，最近學者亦致力於探討參撰官員與唐代國家藥政之間的關係，如陳昊，〈本草書的「作者性」與物質性——《新修本草》的編撰列位名表與唐初官修本草書的製作〉，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醫學的物質文化史」國際研討會（2015年11月11-13日）。

<sup>96</sup> 蘇敬，《新修本草》卷八，頁203。影響日本者，見藤原時平（871-909）主編，《延喜式》（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1989，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四十卷），卷一八，〈式部上〉，頁487：「凡醫生，皆讀蘇敬《新修本草》。」另，《延喜式》卷三七，〈典藥寮〉，頁826-827：「凡應讀醫經者，《太素經》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十日，《明堂》二百日，《八十一難經》六十日。其博士准大學博士給酒食并燈油賞錢。凡《太素經》准大經，《新修本草》准中經，《小品》《明堂》《八十一難經》並准小經。」《新修本草》在日本所存殘卷，如中尾万三序文並解說，《新修本草存五卷·唐新修本草之解說一卷》

(681-757)《本草拾遺》，更難保全，現代學者自宋代以降各書輯出，並未見列當歸，或因其著作旨趣本在為《新修本草》拾遺之故。<sup>97</sup> 五代時有《蜀本草》（約 960 年代）和《日華子本草》（約 970 年代），前者詳於藥物圖形解說，後者頗重藥性理論，唯兩書亦皆失傳。<sup>98</sup> 北宋初立，太祖詔令以《新修本草》和《蜀本草》為基礎重訂《開寶本草》（974），然亦不存，今人輯復，當歸條內容，同樣不出陶注範圍。<sup>99</sup> 至於《日華子本草》，部分內容雖收入《嘉祐本草》，唯後者也無全帙。

宋仁宗時校刊古籍並整頓醫藥，掌禹錫、林億、張洞等奉命編纂者，即為《嘉祐補注神農本草》（1061），除廣採諸本草及經史百家之說，亦進行實地考察。<sup>100</sup> 一方面，訪問諸路州縣各地藥產，令識者辨認根莖苗葉花實，說明採收時月與各部功效，並蟲魚鳥獸玉石等，逐件畫圖；另方面詢問樵場市舶商客，供析番夷所產諸藥，並逐味各取一二兩或一二枚送至京城。蘇頌並撰成《本草圖經》，「所冀與今本草經並行，使後人用藥，知所依據」。<sup>101</sup> 可謂廣事蒐羅，辨明名實，不論圖文皆頗嚴謹。然和前述幾種本草藥典相同，《嘉祐本草》圖文皆佚，唯賴兩宋之間幾度重修的《證類本草》，以及明代中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保存部分內容。<sup>102</sup>

（大阪：本草圖書刊行會，1936），僅存卷四、五之玉石、卷十二之木、卷十七之菜、和卷十九之米部文字，全無草部，故不見當歸。本草圖書刊行會於一九三七年另刊財團法人尾張德川黎明會所藏之天平三年（731）抄本，則僅存三、四、五、十九、二十等五卷，亦無當歸所在之第八卷。

<sup>97</sup> 唐·陳藏器（681-757）撰，尚志鈞輯釋，《本草拾遺》（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輯釋說明」，頁 I-VI；卷三，〈草部〉，頁 57-127。

<sup>98</sup> 後蜀·韓保昇（約十世紀）撰，尚志鈞輯復，《蜀本草（輯復本）》（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卷八，「當歸」條，頁 381；吳越·日華子（約十世紀）撰，尚志鈞輯釋，《日華子本草（輯釋本）》（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卷七，「當歸」條，頁 57。

<sup>99</sup> 北宋·盧多遜（934-985）、北宋·李昉（925-996）等撰，尚志鈞輯復，《開寶本草（輯復本）》（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卷八，「當歸」條，頁 183。

<sup>100</sup> 如當歸一條部分資料，在十世紀的李昉《太平御覽》卷九八九，頁 4509 中已收錄。

<sup>101</sup> 蘇頌，《本草圖經》，〈本草圖經奏敕〉，頁 3。北宋校刊醫書研究，參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以國家與醫學為中心》（香港：中華書局，2014），頁 36-44, 120-143, 260-265。

<sup>102</sup> 唐慎微，《證類本草（校點本）》卷八，「當歸」條，頁 220-221。唐慎微以《嘉祐本草》和《本草圖經》為底本，參考前代各家醫書、經史佛典道藏中本草知識，再加上民間驗方等，編纂而成。於宋哲宗元豐年間（1078-1085）初成，哲宗元祐、紹聖年間（1086-1098）

《證類本草》，宋徽宗時 (1101-1125) 四川名醫唐慎微主編，收錄前代本草藥典，保留許多重要訊息，並在一二四九年重修刊行時，將寇宗奭於一一一六年出版的《本草衍義》收入，可謂總結了十二世紀以前的本草知識。<sup>103</sup> 當歸條下，除引《本經》、《陶注》、《新修》、《圖經》和《衍義》等書，顯示地道藥材從隴西山谷原生到川蜀人工栽培的情形外，也載記了多部今已不存的中古藥書，分析當歸的性味、用法和功能，皆從掌禹錫等編《嘉祐本草》轉錄而來，其文曰：

臣禹錫謹按：

《爾雅》云：薜，山蘄。注《廣雅》曰：山蘄，當歸也。當歸今似蘄而粗大。《吳氏》云：當歸，神農、黃帝、桐君、扁鵲：甘，無毒。歧伯、雷公：辛，無毒。李氏：小溫。或生羌胡地。

《范子》云：當歸無枯者善。

《藥性論》云：當歸，臣，惡熱面。止嘔逆，虛勞寒熱，破宿血，主女子崩中，下腸胃冷，補諸不足，止痢腹痛。單煮飲汁，治溫瘧，主女人瀝血腰痛，療齒疼痛不可忍。患人虛冷，加而用之。

《日華子》云：治一切風、一切血，補一切勞，破惡血，養新血及主症癖。<sup>104</sup>

---

增補，徽宗大觀二年 (1108)，艾晟將陳承《本草別說》納入，改名為《大觀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徽宗政和六年 (1116)，曹孝忠校定刊行第三版，稱《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簡稱《政和本草》）。南宋高宗紹興五十九年 (1159) 復刊，稱《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張存惠在一二四九年（即蒙古定宗后海迷失攝政元年、南宋理宗淳祐九年）重修《政和本草》，隨文納入寇宗奭《本草衍義》，名《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急本草》。而不論大觀、政和或紹興本草，皆以《證類本草》為底，唯《紹興本草》殘缺不全且流傳不廣，後世稱《證類本草》大多指《大觀本草》與《政和本草》。參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序例·歷代諸家本草〉，頁 1-11；尚志鈞，〈前言〉，唐慎微，《證類本草（校點本）》。

<sup>103</sup>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主張寇宗奭此書「蓋為掌禹錫等《補註神農本草》、蘇頌等《本草圖經》而作也」，與其論學之江戶藩醫森立之，則主張：「寇氏蓋以《證類本草》分門增藥為非是，因就《新修》而作《衍義》也。」兩人意見雖然有別，卻都認為寇宗奭衍義的對象並非徽宗時書，楊守敬乃稱張存惠將寇書納入，「已失其旨」，更導致寇書在《四庫》不得著錄。但寇宗奭改「性味說」為「氣味論」，森立之稱金元醫家宗之，視為本草學之一大變也。見清·楊守敬 (1839-1914)，《日本訪書志》（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第 22-23 冊，據清光緒二十三年宜都楊守敬鄰蘇園刻本影印），卷九，〈本草衍義二十卷目錄一卷〉，頁 615-616。

<sup>104</sup> 唐慎微，《證類本草（校點本）》卷八，頁 220。

藥性之外，《證類本草》亦增加方論千餘條，開創方藥對照的新形式，各藥之後收單方共三千餘首。<sup>105</sup> 當歸條下，介紹性味功能產地之後，先引《雷公》炮製法，說明處理方式：

凡使，先去塵，并頭尖硬處一分以來，酒浸一宿。若要破血，即使頭一節硬實處。若要止痛止血，即用尾。若一時用，不如不使，服食無效，單使妙也。接著，便引中古以來九則方劑，以《外臺秘要》治療頭疼心痛領銜，末則以陳承《別說》定歸氣血綜論：

《外臺秘要》，治頭疼欲裂。當歸二兩，酒一升，煮取六合，飲至再服。

又方，治心痛。當歸爲末，酒服方寸匕。

《肘後方》，治小兒多患胎寒好啼，晝夜不止，因此成癰。當歸末一小豆大，以乳汁灌之，日夜三、四度服，瘥。

《葛氏方》，治小便出血。當歸四兩細銼，酒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梅師方》，治胎動下血，心腹疼，死生不知，服此湯，活即安，死即下。用當歸四兩，芎藭九兩，細銼，以酒三升，水四升，煎取三升，分服。

《子母秘錄》，治倒產，子死腹中。搗當歸末，酒服方寸匕。

又方：治小兒臍風瘡久不瘥，用當歸末敷之。

《賈相公進過牛經》，牛有尿血病，當歸、紅花各半兩，爲末，以酒半升煎，候冷灌之，瘥。

《支太醫方》，治婦人百病，諸虛不足。當歸四兩，地黃二兩，爲末，蜜和丸如梧子大。食前米飲下十五丸。

《別說》云：謹按，當歸，自古醫家方論，用治婦人產後惡血上衝，倉促取效，無急於此，世俗多以謂唯能治血。又《外臺秘要》、《金匱》、《千金》等方，皆爲大補不足，決取立效之藥。氣血昏亂者，服之即定。此蓋服之能使氣血各有所歸，則可以於產後備急、於補虛速效，恐聖人立當歸之名，必因此出矣。<sup>106</sup>

《吳氏》即前引《吳普本草》，曹魏時華佗弟子吳普所撰，早佚，引雷公者，乃成書於二世紀卻託名黃帝時雷公的《藥對》，與劉宋雷斅《雷公炮製論》非一。

<sup>105</sup> 尚志鈞，〈前言〉，唐慎微，《證類本草（校點本）》：「原書 30 卷，載藥 1746 種，新增藥 628 種，附古方 3000 餘首。」

<sup>106</sup> 唐慎微，《證類本草（校點本）》卷八，頁 220-221。

《雷公炮製論》亦亡，唐慎微引錄說明當歸頭尾功效，將其作為血藥的性質，分為破血與止血，前者如陶注所稱排除客血內瘀，後者則直接與止痛相連，主張頭尾功能相異，應注意分別採用，以免藥力互相抵銷，並主張單服有益健康。<sup>107</sup>（圖四：《補遺雷公炮製便覽》當歸圖文）此說亦與同條徵引的《日華子本草》相互呼應，皆將當歸視為止痛本草，原理則在活血，並未脫出陶注範疇。若再查所附九則方劑，可知唐慎微排序並未依照時代先後，而是以《外臺》領銜，凸顯當歸的止痛功能，除首錄兩方治療頭痛心疼外，其次則為助產和小兒胎寒臍風，另兩條則分治人類與牛隻尿血，對治疾病皆頗明確，唯最後《支太醫方》稱「治婦人百病，諸虛不足」，屬通用藥形式，顯得別出一格。

《外臺秘要》，唐代王燾（670-755）撰，收錄保存魏晉至唐初眾多醫方。《證類本草》此處所引治療心痛者，正是王燾錄自約同時代名醫孟詵（621-713）《必效方》者。《外臺》原文建議「頻服」，並稱《備急》、《文仲》同，顯示自東晉葛洪（284-363）至唐初張文仲（620-700）都以酒服當歸散為治療心痛的良方。<sup>108</sup>葛洪《肘後備急方》，又稱《葛氏方》，此處引當歸治療小便出血。《梅師方》，據《古今醫統》，乃隋代廣陵僧人號文梅，善療瘡瘍者所撰。<sup>109</sup>《子母秘錄》，據《崇文總目》與《通志》為武則天時代許仁則之書。<sup>110</sup>《賈相公進過牛經》，據《宋史·藝文志》子部農家類有賈耽《醫牛經》，或即此。<sup>111</sup>《支太醫方》，作者支法存，東晉嶺南醫僧，以治療風毒腳氣聞名，遺留史料甚少。<sup>112</sup>唯《證類》此處所引涉及婦人，雖列於九則方劑之末，卻涵蓋《本經》漏下絕子之說，並與《藥性論》

<sup>107</sup> 諸佚書出處考，見馬繼興，〈《醫心方》中的古醫學文獻初探〉，《日本醫史學雜誌》31.1（1985）：326-370。

<sup>108</sup> 王燾，《外臺秘要》卷七，〈心痛方〉，頁196b。

<sup>109</sup> 明·徐春甫（1520-1596）編集，崔仲平等主校，《古今醫統大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卷一，〈採摭諸書〉，頁54。

<sup>110</sup> 北宋·王堯臣（1003-1058）等編，《崇文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三，〈醫書類二〉，頁125；鄭樵，《通志》卷六九，〈藝文略第七·醫方類第十·醫方下〉，頁813c。

<sup>111</sup> 脫脫，《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頁5205。

<sup>112</sup> 西晉·葛洪（284-363）《肘後備急方》（長沙：岳麓書社，1994）收錄支太醫治療腳氣等方數條；孫思邈《千金方》卷七亦稱東晉南渡士人賴支法存方治療腳氣，可見應為葛洪同時代人。另，魏徵，《隋書》卷三四，〈經籍志〉，頁1042載支法存曾撰《申蘇方》。學者曾考證劉宋·劉敬叔《異苑》載廣州刺史冤殺支法存事，推敲其卒年或在公元三五〇年前後。見馮漢鏞，〈支法存生平及其佚方與成就〉，《中華醫史雜誌》11.4（1981）：213-215。



前後呼應。不過，該方並非單用當歸，而是搭配了同為婦科常用本草的地黃。<sup>113</sup>

《藥性論》，掌禹錫引書傳曰不著撰人名氏，唐慎微因襲之，李時珍則因《唐書·甄權傳》中稱：「貞觀十七年（643），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斷為甄權（541-643）所著，歷來學者亦多遵循。<sup>114</sup> 不過，兩唐書甄權本傳僅載其著有《脈經》、《鍼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舊唐書·經籍志》則載其著有《古今錄驗方》，並未見本草相關著作，倒是《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紀錄甄權弟立言著有《本草藥性》和《本草音義》等書。<sup>115</sup> 因此或有主張李時珍之說無據，以為《藥性論》乃甄立言作品者。<sup>116</sup> 但，不論該書為甄權或立言所作，皆顯示七世紀中葉醫家對當歸的理解，承襲《本經》與陶注，以之治療咳逆寒熱，並透過破血止痛，且止痛的範圍，包括腰腹與口齒。然《藥性論》與其他本草書不同之處，在於標榜當歸對治婦人血病，申論《本經》漏下之說。雖然，其中僅以條列方式，說明當歸主女子「崩中」、「瀝血」、「腰痛」，卻受到寇宗奭進一步發揮，稱：「《藥性論》云：補女子諸不足，此說盡當歸之用也。」其實，從引文看來，《藥性論》中「補諸不足」一語，接在腸胃冷之後、下痢腹痛之前，泛指一般人，非特言女性，但寇宗奭移花接木，將當歸功能與補養女人作了全面性連結。此一意見，與其說和甄氏兄弟，似不如說和支太醫之方相近。

從《神農本草經》、《支太醫方》到《藥性論》，當歸對治婦人漏下血病的說法，雖非常見卻不絕如縷，是止痛之外比較突出的功能。然而，綜觀《證類》

<sup>113</sup> 《神農本草經》稱乾地黃：「主折跌絕筋，傷中，逐血痹，填骨髓，長肌肉」，陶弘景《集注》則稱：「主治男子五勞、七傷，女子傷中、胞漏、下血，破惡血、溺血，利大小腸，去胃中宿食，飽力斷絕，補五臟內傷不足，通血脈，益氣力，利耳目。」至於生地黃，更是：「主治婦人崩中血不止，及產後血上薄心、悶絕，傷身、胎動、下血，胎不落，墮墜，踣折，瘀血，留血，衄鼻，吐血，皆搗飲之。」見《神農本草經》卷一，〈上經·乾地黃〉，頁279；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一，〈上品〉，頁199。

<sup>114</sup> 掌禹錫云，見唐慎微，《證類本草（校點本）》卷一，〈補注所引書傳〉，頁20；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序例·歷代諸家本草〉，頁4。唐皇幸甄權家訪以藥性事，見劉昫，《舊唐書》卷一九一，〈方技列傳〉，頁5089-5090；宋祁，《新唐書》卷二〇四，〈方技列傳〉，頁5799同。

<sup>115</sup> 劉昫，《舊唐書》卷四七，〈經籍志〉，頁2047, 2050；宋祁，《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頁1570。唯《新唐書·藝文志》條下又稱《本草音義》作者「一作權」。

<sup>116</sup> 岡西為人（1898-1973），《宋以前醫籍考》（臺北：南天書局，1977），頁1303。

引方，再遍覽自古以來以當歸命名之湯散丸劑，兩相對照，本草藥論與實際處方卻似乎未盡吻合。簡言之，當歸止痛，無庸置疑，即使涉及婦人亦然，但重點並非漏下絕子，反倒頻繁用於安胎助產與救急。以下先說止痛，次節再談婦人。

## 五・通說與醫方：當歸止痛，用之不已

曹操為頭疾所苦，至半夜不適，即飲粥並以當歸湯抒解。嵇康〈答向子期難養生論〉稱：「當歸止痛，用之不已」，是與「耒耜墾闢，從之不輟」並舉，放在日常生活的脈絡中說的。<sup>117</sup> 張華《博物志》引《神農經》則稱藥分三等，上藥養命，如五石六芝，中藥養性，如合歡萱草，至於下藥治病，則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sup>118</sup> 葛洪分析成仙之道，舉用藥為例，以「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稱乃「今語俗人云」。<sup>119</sup> 可見當歸以止痛為主要療效，乃古代大眾的認知與實作。

現存最早可見以當歸止痛的處方，應屬一九七二年旱灘坡出土之武威醫簡，學者考證乃東漢初年文物，共九十二枚簡牘，記載了治療內外婦兒和五官疾病的醫方。包括當歸的四首中，有兩條用於止痛（另兩條涉及婦人者重出，僅為一方，詳見下），一方以乾當歸搭配芍藥、牡丹、漏蘆、桂、蜀椒和蛇等共七味，合治後以淳酒飲下，治療瘀血奇痛。另一方則以乾當歸搭配附子、蜀椒，咬咀之後，以酩蘇煎沸，用以敷塗瘡痂，或因騎馬造成臀胯部位的創傷，屬於外科用藥。<sup>120</sup>

<sup>117</sup> 魏・嵇康 (224-263) 撰，魯迅輯校，《嵇康集》（香港：中華書局，1974），卷四，〈答向子期難養生論〉，頁 3-5。嵇康的自然思想與養生的關係，最近的討論，可參陳弱水，〈漢晉之際的名士思潮與玄學突破〉，氏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 171-250，特別是頁 193-201「嵇康」。

<sup>118</sup> 西晉・張華 (232-300) 撰，宋・周日用等注，《博物志》（收入王根林等，《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卷四，〈藥論〉引《神農經》，頁 201。張華此處所引《神農經》將當歸列入下品，和兩百年後陶弘景《本草經集注》納入中品不同，陶弘景序文既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可見當時仍有不少古本流傳，對藥物品別各有意見。討論見馬繼興，〈《本經》三品藥物差異考〉，氏編，《神農本草經輯注》，頁 540-576，特別是 542-543。

<sup>119</sup> 西晉・葛洪 (284-363) 撰，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五，〈至理〉，頁 102。

<sup>120</sup>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基本、釋文、注釋〉，頁 2 第一類簡 no. 11-12；頁 16-17 木牘 no. 87 甲乙。

魏晉以降醫方載錄以當歸止痛者，無論金創或寒熱，皆屢見不鮮。<sup>121</sup> 以當歸治療外傷者甚多，如晉宋時以擅治軍中創瘍聞名的劉涓子，即以「止痛當歸散，治金瘡癰不可忍，煩疼不得住」。<sup>122</sup> 宋齊之間《深師方》以當歸散治療「墜馬落車被打」，稱「傷腕折臂，呼喚痛聲不絕」，一服當歸散，則「呼噏之間不復大痛，三日筋骨相連」。<sup>123</sup>《外臺秘要》亦曾載錄此方，說明當歸熬令香，搭配桂心、甘草、蜀椒、芎藭、附子、澤蘭等七味搗散酒服，一日三次，標榜：「小兒被奔車馬所損裂，其膝皮肉決見骨，即絕死，小蘇，啼，不可聽聞，服之便眠，十數日便行走，其神驗如此。」<sup>124</sup> 此方亦收於北宋《太平聖惠方》中，唯增加一味檳榔，並稱不計時候，以溫酒服用，可止「偏身疼痛」。<sup>125</sup>《聖惠方》又推出當歸湯，先以當歸、頑荊、藁本、蔓荊子、白芷、芎藭、丁香皮等七味搗篩成散，再以鹽、蔥白等煎煮十餘沸，一日兩次，淋在痛處，用以治療「傷折、車輾、落馬、蹉跌、筋脉俱傷、疼痛不可忍」的外傷。<sup>126</sup> 顯然從一世紀到十世紀的近千年間，醫家以當歸入藥主治創折，不論內服或外洗，止痛療傷，皆有共識。

<sup>121</sup> 劉宋·范曄 (398-445)，《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八六，〈西南夷·苻都〉，頁 2854 引劉向《列仙傳》：「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腳，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元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則當歸治外傷、生肌肉，被視為神仙也認可的療法。另，地黃自《神農本草經》以來亦被視為折傷血藥。

<sup>122</sup> 丹波康賴 (912-995)，《醫心方》（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據安政影寫本影印），卷一八，〈治金創方第五〉，頁 8-9 引《劉涓子鬼遺方》。

<sup>123</sup> 《救急方》和《千金方》亦載此方，唯治療所需日期較長，《千金方》稱：「呼吸之間不復大痛，十三日筋骨相連。」《深師方》、《救急方》等，見王燾，《外臺秘要》卷二九，〈墜墮金瘡等四十七門·墜落車馬方六首〉，頁 780a 引；孫思邈，《千金方》卷二五，〈備急·被打第三〉，頁 455a。《深師方》為宋齊間僧深所撰，又稱《僧深方》。《救急方》為中古醫方，作者不詳，與《僧深方》皆已亡佚，賴《外臺秘要》和丹波康賴《醫心方》保存部分。見馬繼興，〈《醫心方》中的古醫學文獻初探〉，頁 326-370。

<sup>124</sup> 王燾，《外臺秘要》卷二九，頁 780a。

<sup>125</sup> 北宋·王懷隱（約 925-997），《太平聖惠方》（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烏絲欄鈔本影印），卷六七，〈治墜落車馬傷折諸方〉，頁 6482。檳榔入止痛當歸散方，前代不見，《太平聖惠方》則載錄頗多，似為宋代新方。

<sup>126</sup> 王懷隱，《太平聖惠方》卷六七，〈治一切傷折淋瀝諸方〉，頁 6541-6542。實則，不僅當歸，現代藥學研究指出，芎藭、白芷、藁本，以及不少名為土當歸的繖形科植物，多含酯類有效成分，因此皆具止痛功能。見陳重明、黃勝白，〈當歸和土當歸的本草考證〉，頁 129。唯不論湯散，治療疼痛之藥方，多以當歸為名，顯然其止痛良效眾所週知，止痛形象最為普及。

《聖惠方》以當歸命名的散方共八十四條，其中近十種專治金創折損，或以當歸搭配蒲黃、生薑、地黃，用以化解折傷造成的下腹惡血，或與桂心、敗蒲、沒藥、赤芍藥和桃仁等搗散酒服，舒緩疼痛、青腫、滯血，或加上川椒、澤瀉、芎藭、附子等，以避外風、止疼痛並驅散瘀血，其治療機制皆符合陶注《本草經》所稱「去客血客氣」。<sup>127</sup> 其他眾多身體疼痛，雖非金創折損，也多以當歸散處理，包括牙齦腫痛、牙縫出血，<sup>128</sup> 或小便淋澀、下痢血便，乃至痔瘡等引起從下腹到肛門各部位的疼痛、癰疽和潰膿等。<sup>129</sup> 並且這類止痢解痛當歸散方，對成人與幼兒皆有效用。<sup>130</sup>

以當歸抒解各類癰瘍疼痛，並不始於北宋，《外臺秘要》載三國時廩丘公以當歸、生薑、大棗合製而成當歸湯，「療三十年下痢，止諸痛」，<sup>131</sup>《千金翼方》以當歸等十一味製成當歸湯，用以治療：「諸痔去血過多，氣息惛惛，不下食或腹痛牽引下部。」<sup>132</sup>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中古醫方當歸湯散功能，符合《神農本草經》的說法。至北宋末《聖濟總錄》，針對金創折損、出血下痢、潰瘍腫痛而收錄的當歸散方，有增無減，並且對治出血疼痛，除了牙齒，也包括了口鼻眼睛。如，鼻衄不止，應即以當歸切焙搗散，米汁飲服。<sup>133</sup> 或以當歸切焙後與防己、

<sup>127</sup> 王懷隱，《太平聖惠方》卷六七，頁 6496「治傷折下瘀血當歸散方」；同卷，頁 6509「治傷折疼痛青腫滯血宜服當歸散方」；卷六八，頁 6576「治金瘡辟外風止疼痛當歸散方」。

<sup>128</sup> 王懷隱，《太平聖惠方》卷三四，〈治牙齒挺出諸方〉，頁 3135；〈牙斷間血出諸方〉，頁 3146。

<sup>129</sup> 王懷隱，《太平聖惠方》卷五八，頁 5584「治卒淋澀小便痛澀當歸散方」。另如卷五九，頁 5670-5671「治白痢腹痛不止當歸散方」；頁 5707-5708「治久血痢不止痛面黃羸瘦當歸散方」；頁 5713-5714「治膿血痛腹痛心煩口乾不欲飲食當歸散方」；頁 5730「治熱痢下赤黃膿腹痛煩熱當歸散方」；頁 5823「治氣痔肛腸疼痛當歸散方」；頁 5977「治癰腫疽瘡等熱毒熾盛不散已成膿潰疼痛不可忍止痛搜膿當歸散方」。

<sup>130</sup> 王懷隱，《太平聖惠方》卷九三，頁 9345「治小兒痢渴腹內疼痛不止當歸散方」；頁 9395「治小兒冷痢腹痛當歸散方」；頁 9418「治小兒一切痢久不差腹痛羸瘦不欲飲食當歸散方」。

<sup>131</sup> 王焘，《外臺秘要》卷二五，〈痢〉，頁 693-694。《廩丘公下痢方》託名曹欽，未知確否，唯可肯定為中古醫方書。

<sup>132</sup> 《千金翼方》卷二四，〈瘡癰下〉，頁 291b。當歸之外，另有乾薑、桂心、甘草、糖、牡丹、白芷、附子、芍藥、人參、乾地黃。

<sup>133</sup> 北宋·宋徽宗趙佶（1082-1135）敕編，《聖濟總錄（四合一本）》（元清刊本），卷七〇，〈鼻衄門·衄不止〉，頁 13b。《聖濟總錄》另又有文瑞樓本，內容稍不同，以下討論，除非特別標出，以四合一本為主。

龍膽搗散，溫水服下，用以舒緩「赤眼疼痛不可忍者」。<sup>134</sup> 至若欲「揩牙烏髭及治牙疳出血久不差」，則應以當歸加鯽魚一起燒成灰之後，以鹽巴調水漱口。<sup>135</sup> 顯然也是內服外用兩相宜。其他吐血、瀉痢造成的心腹疼痛，以當歸為主的治療方劑，亦所在多有，<sup>136</sup> 而跌打損傷、金創瘀血，就不在話下了。<sup>137</sup>

至於寒熱風虛引起的身體疼痛，中古醫方以當歸湯散對治者，更是不勝枚舉。如晉王叔和以當歸湯治療臍下痛、小腹疼。<sup>138</sup>《范汪方》以當歸、桂心、乾薑、甘草合成的四味當歸湯，主治寒疝腹痛。<sup>139</sup> 劉宋《小品方》以當歸湯治療「心腹絞痛，諸虛冷氣滿」。<sup>140</sup> 甄權在其《古今錄驗方》中則以當歸散就烏梅汁飲服治療腹痛重下。該方另包括黃連、黃檗、乾薑等物搗篩合成，各味分別對治特定症狀，而甄權明確指出，若腹中絞痛而應加重份量者，正是當歸。<sup>141</sup>《范汪》、《小品》和《古今錄驗方》皆已亡佚，但上引當歸止痛方卻不斷傳抄轉錄，收在七至十世紀的《千金》、《外臺》和《醫心方》等中日全科醫方書之中。《千金方》第十三卷、《外臺秘要》第七卷，以及《醫心方》第六卷治療心腹胸脅疼痛，更收錄眾多以當歸命名的湯散方劑。有些醫方雖未以當歸命名，但涉及止痛，仍以當歸領銜，如《外臺》載錄北齊宋俠《經心錄》和唐玄宗開元年間刊佈之《廣濟

<sup>134</sup> 宋徽宗趙佶，《聖濟總錄（四合一本）》卷一〇三，〈眼目門・目赤痛〉，頁 5b。另，卷一〇五，頁 3a 亦載以當歸散「治風毒氣攻眼目連瞼赤爛及暴赤眼疼痛不可忍」等。

<sup>135</sup> 宋徽宗趙佶，《聖濟總錄（四合一本）》卷一二一，〈口齒門・揩齒〉，頁 33a。

<sup>136</sup> 宋徽宗趙佶，《聖濟總錄（四合一本）》卷七四至七八載錄多條以當歸散治療上吐下瀉造成心腹疼痛的複方。

<sup>137</sup> 宋徽宗趙佶，《聖濟總錄（四合一本）》卷一四四載錄多條。其他不以當歸為名但仍以之入藥之傷科方劑，亦不勝枚舉。明代初見，至今號稱外科第一方的「仙方活命飲」，亦以當歸入藥。傷科運用當歸的歷史演變，是另一值得深究的課題。

<sup>138</sup> 西晉・王叔和（210-258），《脈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卷二，〈平三關病候并治宜第三〉，頁 81。

<sup>139</sup> 《范汪方》，東晉范東陽撰，已亡佚，賴孫思邈《千金方》、王焘《外臺秘要》和丹波康賴《醫心方》保存部分。此條見孫思邈，《千金方》卷一三，〈心臟・心腹痛十六〉，頁 242a，唯《千金方》稱「治久寒宿疾，胃腹中痛短氣，時滯下痢，當歸湯方」，四味為當歸、桂心、乾薑與附子，無甘草。《外臺秘要》卷七頁 207a 和《醫心方》卷六〈治腹痛方第四〉頁 8 皆收錄。

<sup>140</sup> 劉宋・陳延之（約五世紀）撰，高文鑄輯校注釋，《小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卷一，〈心痛腹脹滿冷痛諸方〉，頁 34。

<sup>141</sup>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一一，〈治重下方第三十一〉引《錄驗方》，頁 40-41。

方》，皆以當歸、生薑煮羊肉湯止痛等。<sup>142</sup> 其中文字，大抵類似「心痛、冷痛、腹滿如錐針刺，及蟲嚙心痛，當歸湯方」，<sup>143</sup> 一如前引跌打損傷，肉破見骨，一服便眠，三日行走之類，標榜當歸救助奇痛難忍的神效。

至於《太平聖惠方》中以當歸散命名的另外七十種方劑，亦大量用於對治脾胃虛冷、尿血乏力、熱病下痢、小便不通、風痙搖頭口噤、風寒濕痺、手足不遂，或牙齒宣露、牙齦出血、諸蟲惡症、氣滯不食、中惡、淋瀝、血痢羸瘦、赤痢黃膿、氣痔、癰腫疽瘡等，包括頭面、四肢、臟腑等各部位的問題。雖然複方的組合不同，卻都涉及疼痛。<sup>144</sup> 一百年後，徽宗不但詔修本草鉅著，又提供方劑大全《聖濟總錄》，除當歸散外，更增錄八十多種當歸湯方，其中對治寒熱傷折乃至牙齒出血等各種疼痛處方，亦佔一半以上。<sup>145</sup>

陶弘景《集注》說明當歸止痛機制，正在排除客氣客血，考諸晉宋醫方，確然可徵。但這些當歸領銜入藥的醫方，若涉及婦人時，絕大多數仍如陳承所言，用於難產救急，至於直接處理崩漏，以利助孕求子，卻不是原先的重點。

## 六・胎產良方：妊娠宜服當歸散

當歸對治婦人，亦可見於早灘坡武威醫簡，其中一牘正背面兩條內容相同，皆稱「治婦人膏藥方」，以當歸搭配栝樓、附子、甘草、藁本、白芷等，以豬脂調製而成。由於牘文簡單，既無症狀描述，也無使用方法，不知治療何種疾病。

---

<sup>142</sup> 孫思邈，《千金方》卷一三，頁 241-242；王燾，《外臺秘要》卷七，頁 197-216，引《經心錄》和《廣濟方》止痛羊肉當歸湯，見同卷，〈寒疝腹痛方〉，頁 218a。

<sup>143</sup> 《延年方》作者不詳，或隋代醫書，見王燾，《外臺秘要》卷七，〈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頁 200a。

<sup>144</sup> 王懷隱，《太平聖惠方》卷一二，〈治傷寒心腹脹痛諸方〉，頁 1007-1008。另如卷四三，頁 4000「治九種心痛及冷氣攻兩脇胸背疼痛欲吐宜服當歸散方」；頁 4008-4009「治諸蟲心痛多吐不食宜服當歸散方」；頁 4017「治冷氣攻心腹痛時復下利當歸散方」；頁 4024-4025「治心腹痛脇肋氣脹滿不下食當歸散方」；頁 4035「治惡症脇肋連心刺痛當歸散方」；頁 4057「治冷氣相引心腹痛不可忍當歸散方」；頁 4069「治傷冷卒腹痛當歸散方」；頁 4074「治心腹氣滯卒脹滿不下食當歸散方」等。

<sup>145</sup> 查《聖濟總錄》現存兩種版本，四合一本與文瑞樓本，前者收錄當歸湯方八十七條，後者八十九條。超過半數皆用以對治內外傷折造成的心腹胸脅與頭面疼痛，另二分之一弱數量的方劑，則在婦人方與小兒方中。

因乃膏劑，故也有學者推測或以按摩孕產婦消腫通乳，但難以確定。<sup>146</sup>

傳世醫書載錄所見，當歸最早而主要的功能則在安胎助產。《金匱要略》以當歸為君藥，搭配黃芩、芍藥、芎藭、白朮等五味搗篩，合製而成當歸散，稱：「日再服。妊娠常服，即易產，胎無疾苦。產後百病悉主之。」《脈經》承襲此方，建議：「婦人妊娠宜服當歸散，即易產無疾苦。」<sup>147</sup>《小品方》特列安胎當歸湯，以當歸搭配芎藭、人參等，治療「妊娠五月日，舉動驚愕，動胎不安，下在小腹，痛引腰脇，小便疼，下血」，又錄安胎止痛湯，也以當歸領銜，搭配乾地黃、黃連、芍藥等，舒緩「妊娠重下，痛引腰背」的苦楚。<sup>148</sup> 隋代《產經》則提供當歸湯、安胎當歸丸、當歸蔥白湯等，對治胎孕期間腰腹疼痛。倘若遇上難產，《產經》甚至宣稱：「取真當歸，使產者左右手持之，即生。」真當歸，即陶注所稱出自歷陽者，實缺乏馬尾秦歸之藥效，此處持握而非製成湯散，乃儀式性治療，雖迴避了可能服用無效的困擾，卻反映了當時人對當歸助產之深信。<sup>149</sup> 至若胎動

<sup>146</sup>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墓本、釋文、注釋〉，頁 17ab 木牘 no. 88 甲乙。有學者主張枳椇應釋為漏蘆，因後者具有清熱解毒、消腫散節、通經下乳之效，至今臨床仍用。見張延昌，《武威漢代醫簡注解》（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6），頁 130, 160-161。不過，以簡文字形觀之，恐有疑義。此外，儘管白芷、附子、藁本的功能皆與經帶相關，但此條畢竟是外用藥膏，要如何調經，令人懷疑。何況約當同時期的張仲景方，當歸用於婦科者，皆在胎產內服，亦無外敷調經者。倒是，當歸最重要的功能是止痛，而白芷、藁本也有止痛功效，因此，與其將枳椇改釋為漏蘆，似不如將此膏藥理解為婦科止痛藥，包括塗抹陰腫、乳漲等？此膏藥乃以按摩方式推入孕婦皮下，以治療未知名疾病的揣測，見 Robin Yates, "Medicine for Women in Early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7.2 (2005), 重印收入 *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 ed. Angela KC Leung (Leiden: Brill, 2006), pp. 19-73, 特別是頁 39。

<sup>147</sup> 東漢·張仲景 (145-208)，清·徐忠可論註，《金匱要略》（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卷二〇，〈婦人妊娠病脈證治第二十〉，頁 303-304；西晉·王叔和 (210-258)，《脈經》（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局，1989〕，第 65 冊），卷九，〈平妊娠胎動血分水分吐下腹痛證第二〉，頁 4 稱：「婦人妊娠宜服當歸散，即易產無疾苦。」妊娠宜常服當歸散的主張，至明代亦然。清·陳夢雷 (1650-1741) 等編，《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1991），卷三八五，〈婦人胎前門〉以下諸卷多引。

<sup>148</sup> 陳延之，《小品方》：安胎當歸湯，見王燾，《外臺秘要》卷三三，頁 913a 引，並稱《古今錄驗方》與《救急》同。安胎止痛湯，見《外臺秘要》卷三三，頁 914b 引，並稱《經心》同。另見《小品方》卷七，〈治妊娠諸方〉，頁 132。

<sup>149</sup> 《產經》治妊身七八月腰腹痛當歸湯方，見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二，頁 21a 引；治妊身腹痛，心胸漲滿不調，安胎當歸丸方，見頁 26a 引；治妊娠中惡心腹痛，遂動胎，少腹急，當歸蔥白湯，見頁 33a 引。手持真當歸助產，見《醫心方》卷二三，頁 12b 引。

不安，不知死活，北齊宋俠《經心錄》建議當歸加芎藭以酒水煮服，稱：「胎死即出，比用神驗。」此方中古醫書頗多轉載，《證類本草》引錄隋代《梅師方》即其一，至唐代崔知悌、張文仲、咎殷皆因襲之，並稱：「死即下、活即安，極妙。」<sup>150</sup>

事實上，漢唐之間以當歸對治婦人的醫方，最頻繁者即在安胎與助產，藥例眾多，隨手可得。<sup>151</sup>至《經效產寶》，不論妊娠二三月、三四月、六七月，或突然心腹疼痛，或胎動不安腰腹疼痛，多以當歸合藥治療。<sup>152</sup>《博濟安眾方》更以單方，稱「當歸末酒服方寸匕，立出」，標榜其助產神效。<sup>153</sup>與前述《證類本草》引《子母秘錄》稱若倒產、子死腹中，以當歸研末酒服急救，可謂異曲同工。

至若產後疼痛，中古醫方亦大多以當歸湯散排解。如《金匱要略》以當歸加生薑煮羊肉湯治療產後腹中疝痛，《脈經》、《千金》亦同。<sup>154</sup>《集驗方》以當歸切碎酒煮，再以大豆熬熱去渣服用，《錄驗方》亦載此首，只是將大豆換成赤小豆，稱：「治產後餘痛，及血兼風腫。」<sup>155</sup>《產經》提供理中當歸湯方，治療

<sup>150</sup> 當歸芎藭煮服，方見王焘，《外臺秘要》卷三三，頁915b引《文仲方》並稱《救急》、《經心》同，又稱《崔氏》則以米醋煮服。以之下死胎、安活胎，見唐·咎殷（約797-859），《經效產寶》（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006冊，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影宋刻本影印），卷上，〈胎動不安方論第五〉，頁5（總656）、〈難產令易產方論第十五〉，頁20（總663）同。

<sup>151</sup> 中古安胎、助產和產後調理諸方，見李貞德，〈漢唐之間求子醫方試探——兼論婦科濫觴與性別論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2（1997）：283-367，附錄B「針藥求子」、附錄C「安胎」；李貞德，〈漢唐之間醫書中的生產之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3（1996）：533-654，附錄A「滑胎助產」、附錄H「惡露不盡」、附錄J「心腹疼痛」、附錄L「陰脫腫痛癢」。討論見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療史》，第二章第三節「草藥求子與安胎」，頁30-43；第三章〈生產之道與女性經驗〉，頁71-134。

<sup>152</sup> 咎殷，《經效產寶》卷上，〈妊娠安胎方論第一〉、〈胎動不安方論第五〉、〈妊娠心腹腰痛方論第七〉所載諸方。

<sup>153</sup> 《博濟安眾方》，隋唐史志未載，唯《崇文總目》和《通志》稱該書有二卷，但不著撰人。當歸散單方助產，見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三，頁16a引。

<sup>154</sup> 張仲景，《金匱要略》卷二一，〈婦人產後病脈證治第二十一〉，頁309-310；同書卷一〇，〈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第十〉，頁139；王叔和，《脈經》卷九，〈平產後諸病鬱冒中風發熱煩嘔下利證第三〉，頁610；孫思邈，《千金方》卷三，〈虛損第一〉「治產後虛羸喘乏，白汗出腹中絞痛羊肉湯方」，頁37a。此方北齊宋俠《經心錄》和唐玄宗《開元廣濟方》則用以治療一般寒疝腹痛，見前節引。

<sup>155</sup>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三，頁29a引《集驗方》；頁31b引《錄驗方》。《集驗方》作者，為北周名醫姚僧垣，見馬繼興，〈《醫心方》中的古醫學文獻初探〉，頁46（總342）。



產後心腹疼痛、不思飲食、嘔吐厥逆諸症。<sup>156</sup>《外臺》引《救急方》則主張燒熱百斤秤垂，用以酒煮當歸，可以治療婦人產後餘血不盡，胃急氣滿，腰腳胸脅疼痛，並稱《千金方》同。<sup>157</sup>《千金方》療產後虛羸、心腹疼痛、痛引腰背、不能飲食，乃至溺血、下痢等，則分別提供「羊肉當歸湯」、「內補當歸建中湯」、「大補中當歸湯」、「腹痛當歸湯」等各種以當歸掛帥的複方對治。<sup>158</sup>《子母秘錄》以當歸散抒解心腹疼痛，即使全無異狀，僅因產後虛弱乏力，也推薦以當歸羊肉湯滋補。<sup>159</sup>《經效產寶》療「產後氣虛，冷搏於血，血氣結滯上衝，心滿脹」，主張以當歸搭配桂心、芎藭、橘皮、生薑、吳茱萸和芍藥，水煮合成當歸湯，空腹服用治療。<sup>160</sup>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臟腑疼痛之外，中古醫方也以當歸湯散治療產後陰脫腫痛。如《千金方》主張以當歸、獨活、白芷、地榆合煮而成的「當歸湯」洗陰，緩解「藏中風、陰腫痛」，又以當歸、黃芩、芍藥、蟬皮和牡蠣治篩而成的當歸散，治療產後陰脫，此方亦早為北周姚僧垣《集驗方》所收錄。<sup>161</sup>《集驗方》另以當歸、杏仁、白芷、芍藥細切，和以羊脂，甑蒸後製成坐藥，治療婦人陰中瘡痛。事實上，東晉以來即有以當歸對治婦人外陰疾病者，《劉涓子方》以當歸、甘草、芎藭、芍藥和地榆製成的當歸湯，治療婦人陰蝕，此方《外臺》引《崔氏》

<sup>156</sup>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三，頁30a引。

<sup>157</sup> 王焘，《外臺秘要》卷三四，頁945a-b引。此方歷久不衰，至南宋·陳自明（1190-1270）撰，余瀛鰲等點校，《婦人大全良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1996），卷二〇，〈產後門·產後惡露不盡腹痛方論第六〉，頁547-548亦引。

<sup>158</sup> 孫思邈，《千金方》卷三，〈心腹痛第四·羊肉當歸湯〉，頁44a；〈心腹痛第四·內補當歸建中湯〉，頁43b；〈心腹痛第四·大補中當歸湯〉，頁45a；〈心腹痛第四·腹痛當歸湯〉，頁48b。

<sup>159</sup> 當歸散，見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三，頁30a-b引《子母秘錄》，以當歸、芎藭、芍藥（芍藥）、乾薑搗散酒服。當歸羊肉湯，見王焘，《外臺秘要》卷三四，頁947a引《許仁則產後方》。《子母秘錄》，唐代許仁則撰，早佚，王焘引書，稱《許仁則方》。

<sup>160</sup> 昝殷，《經效產寶》卷中，〈產後餘血上搶心痛方論第二十四〉，頁15（總672）。

<sup>161</sup> 孫思邈，《千金方》卷三，〈婦人方中·雜治第八〉，頁52b-53a。亦見《千金翼方》卷六，〈婦人二·陰脫第三方八首〉，頁73b。姚僧垣《集驗方》治療陰中瘡痛條，見王焘，《外臺秘要》卷三四，〈陰中瘡方〉，頁969a引；治療陰脫條，見〈陰下脫方〉，頁970b引。至明代仍以「當歸散治療婦人陰中突出一物，長五六寸，名陰挺」，至明代薛己醫案仍稱：「或因產努力而脫者，當歸散治之。」見陳夢雷，《醫部全錄》卷四〇〇，〈婦人前陰諸疾門〉，頁570，以及頁580引薛己醫案。

亦載。<sup>162</sup>《延齡圖》則以檉皮、甘草、當歸水煮後，「洗玉門內」，解決陰臭問題。<sup>163</sup>顯然，當歸對治外傷的功能也運用在婦產科方面。<sup>164</sup>

漢唐之間這類以當歸領銜用於安胎、助產，以及產後補養的複方，與《金匱要略》以來建議妊娠常服的當歸散類似，大多數包括芎藭，不少也含芍藥，偶爾亦可見生乾地黃。<sup>165</sup>《千金方》治療產後中風的遠志湯，包含當歸，附註「無當歸可用芎藭」。《許仁則產後方》則稱若疼痛，可加重當歸和芍藥的份量。顯示歸芍芎三種本草功能有重疊之處，可以代換。而《經效產寶》主張：「妊娠搶心，下血不止，腹痛不可忍」，應以當歸、芎藭、生地黃加上阿膠等治療，可知歸地芎三種同時入藥，有利於胎產保健。<sup>166</sup>《經效產寶》治療漏胞下血，更收錄多則地黃單方，用以舒緩妊娠下血，解除血盡子死之憂。<sup>167</sup>

然而，將歸芍地芎合成四物煎湯，如今日婦女補血養身者，卻未見於中古醫方。此一組合，據南宋婦科大家陳自明（1190-1270）的說法，乃始於華佗，而有

<sup>162</sup> 《劉涓子方》，見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一，〈治婦人陰瘡方第十〉，頁11引；王燾，《外臺秘要》卷三四，〈陰蝕及疳方〉，頁968a引《崔氏》，但組合稍不同，無芎藭、地榆，改用乾漆、黃芩、乾地黃、龜甲，並稱之為甘草湯，崔氏稱用以治癒家婢深半吋之兩處陰瘡。

<sup>163</sup> 《延齡圖》，見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一，〈治婦人陰臭第十三〉，頁12引。《延齡圖》，《醫心方》共引錄十九條，亦中古方書，唯史書未載，作者、卷數待考。

<sup>164</sup> 其他如《集驗方》以坐藥療婦人陰中痛，《古今錄驗方》以黃芩湯洗陰，又以雄黃散或納陰中或外敷治療陰中瘡，也都包括當歸，但並未以當歸領銜或命名。見王燾，《外臺秘要》卷三四，〈陰中瘡〉，頁969。有趣的是，武威醫簡之後，便未再見以當歸調製婦人膏藥者，此中似有一劑型轉變的歷程。

<sup>165</sup> 中古醫書如《僧深方》、《逐月養胎方》和《產經》主張妊娠七月始服易產的丹參膏方，也同時包含當歸與芎藭。見李貞德，〈漢唐之間醫書中的生產之道〉，附錄A「滑胎助產」。

<sup>166</sup> 「無當歸可用芎藭」，見孫思邈，《千金方》卷三，〈婦人方中·中風第三心虛驚悸附·茯苓湯〉，頁42b。產後疼痛則加重當歸與芍藥劑量，見王燾，《外臺秘要》卷三四，頁958a-b引《許仁則產後方》。以當歸、芎藭和地黃對治胎動不安，見昝殷，《經效產寶》卷上，〈胎動不安方論第五〉，頁5（總656）。

<sup>167</sup> 以各種地黃方抒解漏胞下血，如以生地黃汁、或以生乾地黃細末、或生地黃搗碎酒浸去滓、或生地黃加上乾薑煎服、或乾地黃和乾薑水煮蜜煎服用等，見昝殷，《經效產寶》卷上，〈妊娠漏胞下血方論第六〉，頁8（總657）。其餘各種包括歸芍地芎的妊娠產後複方，見李貞德，〈漢唐之間醫書中的生產之道〉，附錄G「中風病瘕」、附錄H「惡露不盡」。不過，地黃用於妊娠期間，南宋·太平惠民和劑局編，劉景源點校，《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以為不可，其中卷九，〈治婦人諸疾〉，頁301-302，以熟乾地黃丸治療風虛勞冷造成的月水不調、臍腹疼痛，以及產後蓐勞，卻指明「妊娠不宜服之」。

明文記載，則為唐末昝殷《經效產寶》，且陳自明稱昝殷以散劑用於助產，至北宋太平興國年間 (976-983) 修《聖惠方》收入，才以湯劑問世。<sup>168</sup> 但現存最早北宋刻本之《經效產寶》，其中雖有多條藥方以當歸救助妊娠與產後腰腹痛，卻不見以四物助產的記載，而遍訪今本《太平聖惠方》亦無四物方劑，不論湯散，皆未見載。<sup>169</sup> 倒是北宋末年，不論官修方書、名醫論藥或民間養生專家，皆可見以四物湯治療女人諸疾。神宗元豐年間 (1076-1085)，政府掌藥單位頒佈之成藥處方全集《和劑局方》稱：

四物湯，調益榮衛，滋養氣血，治衝任虛損，月水不調，臍腹作痛，崩中漏下，血瘕硬塊，發歇疼痛，妊娠宿冷，將理失宜，胎動不安，血下不止，及產後乘虛，風寒內搏，惡露不下，結生瘕聚，少腹堅痛，時作寒熱。<sup>170</sup>

約同時代，官至學士的名醫許叔微 (1075-1154) 在其《本事方》中更言簡意賅地

<sup>168</sup> 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卷二，〈眾疾門·通用方序論第五〉，頁 65-70。唯陳自明說明四物成分時，羅列當歸、白芍藥、川芎、生乾地黃，除當歸外之三種皆標明種類、產地與炮製狀態。其中生乾地黃下除附註應洗、焙之外，亦指出北宋初虞世《古今錄驗養生必用方》（簡稱《養生必用方》）以及北宋末《和劑局方》兩者主張應用熟地黃，但《本草》（應即北宋初《證類本草》）則稱：「男子宜熟者，女子宜生者，合用生者為是。」陳自明既在配方中採生地黃，顯然同意《證類本草》的說法。見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頁 66。此與今日四物湯中多用熟地不同。四物中生地、熟地之取捨與應用，明清醫家與宋元如陳自明、朱丹溪者意見頗不相同，討論見 Yi-li Wu, *Reproducing Women: Medicine, Metaphor 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 215。

<sup>169</sup> 昝殷，《經效產寶》，該書上中下三卷以當歸入藥者，絕大多數用於治療妊娠與產後腰腹痛，雖也有幾條入藥助產，卻或與芎藭搭配下死胎，或與芎藭、芍藥合製療落胎腹痛，或與牛膝、瞿麥等救胎衣不出，從未見當歸、芍藥、乾地黃、芎藭四物具備。見《經效產寶》卷上〈難產令易產方論第十五〉、〈胎死包衣不出方論第十六〉，頁 19-23（總 663-665）。唯一一條四物具備的醫方，則是用於治療產後血結腹痛，且尚包括大黃等利下藥，不全以四物作論。見《經效產寶》卷中〈產後餘血奔心煩悶方論第十八〉，頁 4（總 667）「療產後血結下不盡腹絞痛不止」。王懷隱《太平聖惠方》除新文豐出版公司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烏絲欄鈔本影印者外，另有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1，據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宋版鈔配本影印者，兩者皆無四物湯散記載。

<sup>170</sup> 太平惠民和劑局，《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卷九，〈治婦人諸疾〉，頁 310-311。《和劑局方》首發於神宗元豐年間 (1078-1085)，後徽宗大觀年間 (1107-1110) 續有修訂，南宋高宗紹興年間 (1131-1161) 將和劑局改名為「太平惠民局」，局方後遂名《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並於理宗寶慶 (1225-1227) 和淳祐 (1241-1252) 年間再行續補，增加諸家名方和諸局經驗秘方多條。

李貞德

指出四物湯乃調經止痛、療崩漏補虛良方：

治婦人榮衛氣虛，挾風冷，胸脅膨脹，腹中疼痛，經水愆期，或多或少，崩傷漏下，腰腿痛重，面色青黃，嗜臥無力，安胎止痛，補虛益血。<sup>171</sup>

而應試不第、以養生為事的方勺（1066-?），則在其《泊宅篇》中稱：「四物湯，婦人之寶也」，並記載了丈人莫強中以之治療侍女經閉的故事：

莫強中一侍人，久病經阻，發熱咳嗽，倦怠不食，憔悴骨立，醫工往往作療疾治之，其勢甚危懼。強中曰：「婦人以血氣為本，血榮自然有生理。」因謝遣眾工，令專服此湯。其法咬咀，每慢火煮，取清汁，帶熱以啜之空腹，日三四服，未及月，經候忽通，餘疾如失。<sup>172</sup>

兩宋之間首見以四物湯對治婦科疾病，其功效已遠遠超過助產救急。<sup>173</sup>「婦人以血氣為本，血榮自然有生理」的說法，將女性身體、血和調血方劑連成一氣。方勺的醫案，約百年後為醫學世家的張杲（1149-1227）收入其《醫說》婦人卷中。許叔微的觀點，為中國首部婦科專書作者陳自明所承襲。而《和劑局方》既為官方頒佈的成藥處方，兼具知識主流和實作方便的特色，影響更是深遠。不論在民間或官方的醫藥知識中，四物湯這則以當歸為君藥領銜的方劑，從安胎助產到調經補血，對女性健康的作用大幅擴增。那麼，當歸作為女人要藥的形象，是否亦漸見端倪呢？

## 七・從天癸至到地道絕：當歸護一生

當歸止痛，自古即然，涉及女性，出土醫簡似作為消腫通乳，傳世醫方則有

<sup>171</sup> 南宋·許叔微（1075-1154），《證類普濟本事方》（合肥：黃山書社，2008，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重製），卷一〇，〈治婦人諸疾〉，頁7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〇三，頁2104稱：許叔微，「紹興二年進士，醫家謂之許學士。宋代詞臣，率以學士為通稱，不知所歷何官也。是書載經驗醫方，兼記醫案，故以本事為名。」

<sup>172</sup> 北宋·方勺（1066-?）撰，許沛藻、楊力揚點校，《泊宅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八，頁44-45。

<sup>173</sup> 醫史學者則主張四物湯首見於九世紀蘭道人《理傷斷續方》，但主要用於散血去瘀，尚未涉及婦產方面之作用。見傅芳，〈四物湯的出處是《理傷斷續方》不是《局方》〉，《中華醫史雜誌》11.2（1982）：92；方勺，《泊宅篇》卷八，頁44-45此節收錄兩則醫案，除莫強中侍女之外，另一則記載唐代太和年間（827-835）李敏求獲高僧指點，以四物湯治療其妻牙疼難忍。此亦九世紀故事，唯也非婦科相關疾病。

張仲景用於妊娠安胎和產後腹痛，後世因襲之。至遲在隋代，已可見以持握真當歸救助難產的說法，唐代則以當歸搗末酒服，除助產外，亦可合湯洗陰，治療外傷。唐末五代初人周頌佩服咎殷《產寶》之妙，為之作序，通篇申論產乳危險，警告庸醫殺人，稱：

至若鯉魚、阿膠能治胎動；芎藭、當歸善療胎痛。祇如胎動、胎痛，非至理也。……降及地黃益血，生薑助氣，芍藥止痛，黃耆補虛。用之得門，其效如聖；用之失理，不如不醫。<sup>174</sup>

周頌舉用藥為例，辨明醫者良莠，顯示以當歸治療胎痛，已為眾所週知，而芎藭、芍藥功能類似，地黃補血則與當歸止痛齊名。亦即，當歸正因其止痛之效，成為孕產不可或缺之藥。但若如《神農本草經》稱主婦人漏下絕子，或如《支太醫方》稱補婦人諸虛不足、《藥性論》以之對治崩中瀝血，在中古實際處方中卻不多見。

查現存六朝醫方治療崩中漏下者，可見《葛氏方》、《集驗方》和《錄驗方》各有一條以當歸入藥，《經心錄》則有兩條，然皆屬多味合成者，且不以當歸命名，既非領銜君藥，藥效主要仰賴其他配料如鹿茸與龍骨。<sup>175</sup> 唯隋代魏孝澄《新錄方》曾記載「當歸，末，酒服方寸匕」，用以治療月水不通，似為現存最早明確以當歸調經者。<sup>176</sup> 此後，《千金方》中頗多以當歸入藥治療月水不調、崩中漏下，亦有以之命名，稱「大補益當歸圓」或「當歸圓」、「當歸湯」之類。<sup>177</sup> 此

<sup>174</sup> 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卷一六，〈坐月門·《產寶方》周頌序第一〉，頁441-443。周頌，學者據丹波元胤《醫籍考》，訂為唐末五代初人，見張哲嘉，〈評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y Charlotte Furth〉，《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7 (1999)：211-222。

<sup>175</sup> 五條以當歸入藥治療崩中漏下的中古醫方，俱見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一，〈治婦人崩中漏下第二十三〉，頁20-23引，包括《葛氏方》治婦人崩中漏下及月去青黃赤白使無子方，並稱《錄驗方》同，《集驗方》治婦人漏下不止散方，《經心錄》治長血芎藭丸方，此四條皆以鹿茸主治崩漏。另《經心錄》又有龍骨丸治長血方，以龍骨掛帥，當歸名列八味之一。漢唐之間求子方劑，見李貞德，〈漢唐之間求子醫方試探〉，附錄B「針藥求子」。另，王燾，《外臺秘要》卷三四，〈崩中方〉，頁964-965引武則天時名醫張文仲方，療「婦人崩中漏下，去青黃赤白，使人無子」，亦以鹿茸領銜，加當歸、蒲黃搗散酒服。

<sup>176</sup>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一，頁18，〈治婦人月水不通第二十〉引。《新錄方》，兩唐書志未載，馬繼興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考出。

<sup>177</sup> 孫思邈，《千金方》卷四，〈婦人方下〉「補益第一」、「月水不通第二」、「赤白帶下崩中漏下第三」其中一方明確指出重點在舒緩如蟲嚙刀椎之刺痛。不過，此多包括十種以上本草，較難標榜當歸特效。

外，《千金方》論去血過多，羅列各種情況，更凸顯了當歸血藥的特色：

婦人產乳去血多，傷胎去血多，崩中去血多，金瘡去血多，拔牙齒去血多未止，心中懸虛，心悶眩冒，頭重，目暗，耳聾滿，舉頭便悶欲倒，宜且煮當歸、芎藭各三兩，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二服，即定。<sup>178</sup>

當歸和芎藭，自古以來即常聯袂入藥，兩者煮服，北齊《經心錄》以之下死胎，唐末咎殷則增用安活胎。孫思邈此處，卻主補血補虛，不限胎前產後，也含崩中、金瘡或拔牙，只要去血過多，導致頭暈目眩，都可以當歸加上芎藭水煮去滓服用治療。此一安排，放在婦人方崩中漏下條目之中，將當歸、血與女人三者同時聯繫起來。對照《千金方》論婦人別立一方，乃因其「眾陰所集，常與濕居，十四以上，陰氣浮溢」，並且「月水去留，前後交互，瘀血停凝，中道斷絕，其中傷墮，不可具論」，可知月水作為女性健康與疾病的指標，已為醫家所重視，而當歸作為女人血藥的形象，也逐漸明朗。<sup>179</sup>

此下，醫書中以當歸命名的湯散丸劑，逐漸突破漢唐之間僅用於孕產，而出現以調經補血為主治者。以當歸命名的多味藥方，北宋初《太平聖惠方》共錄當歸湯六首，當歸散八十四首。六首當歸湯之中，兩首治療癰疽破膿外傷，不在婦人方中。四首婦人方中者，兩首為治療婦人痔瘡，當歸湯是幫助服下其他藥丸之用。一首治療陰瘡，也是外傷止痛，另一首搭配羊肉調理產後虛弱，當歸仍在止痛。（表一：《太平聖惠方》收錄當歸湯對治婦人諸疾）而在八十四首當歸散中，三十六首用於一般內外科止痛，六首處理小兒寒熱，婦人相關的四十二首中，二十九首用於安胎助產與產後調理，十三首用於經帶問題，雖然後者僅佔婦科用藥的三分之一弱，仍顯示當歸散對治婦人諸疾的功能較之中古以前擴大。（表二：《太平聖惠方》收錄當歸散對治婦人諸疾）至於北宋末年的《聖濟總錄》，當歸湯方較散劑為多，共八十七首，其中三十八首列於婦人方中，八首涉及調經和血病，其餘皆與漢唐之間安胎助產與產後補養類似。（表三：《聖濟總錄》收錄當歸湯對治婦人諸疾）而當歸散三十八首，不到《太平聖惠方》所錄半數，其中一般內外科止痛者二十首，包括眼目牙齒疼痛等，小兒三首。但婦人方十五首中，調理經帶者七首，救治胎產者八首，比例相當，以當歸散處理經帶問題在北宋末年已

<sup>178</sup> 孫思邈，《千金方》卷四，〈婦人方下·赤白帶下崩中漏下第三〉，頁 69a。

<sup>179</sup> 孫思邈，《千金方》卷二，〈婦人方上·求子第一〉，頁 16a。討論見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療史》，頁 49-53。

益發明朗。<sup>180</sup>（表四：《聖濟總錄》收錄當歸散對治婦人諸疾）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太平聖惠方》或《聖濟總錄》在以當歸和劑調經時，不少特別標出對室女有效，如「治室女月水不通時作寒熱當歸散方」、「治室女月水不利斷續不勻當歸散方」、「治室女月水不利小腹刺痛當歸散方」等。<sup>181</sup> 至南宋《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續添諸局經驗秘方時，更以當歸養血圓治療室女經候不勻、赤白帶下、心腹腰脇疼痛。<sup>182</sup> 局方在十三世紀初修訂後，附錄許洪《指南總論》，其論婦人諸疾，便將室女月脈不行和婦人月水不通並舉，顯見重視調經，分論不同年齡女性的需求。而對治經帶問題，不論是閉塞不通或淋漓不止，當歸都是重要合藥成分。<sup>183</sup> 查其卷九〈治婦人諸疾〉收錄元豐年間已刊載者三十五首，南宋續補者五十一首，共八十六首處方中，含當歸者便超過六十首，確為婦科常備用藥。而六十首中用以治療崩中漏下等經帶問題者三十一首。其中八首以當歸掛帥命名者，包括丸（當歸圓、當歸養血圓）、湯（建中當歸湯、當歸黃耆湯）、散（當歸散、當歸紅花散、當歸芍藥散、人參當歸散）各類型製劑，用於助產和調經補虛者各半，比例與《聖濟總錄》類似。（表五：《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收錄以當歸命名之湯散圓劑對治婦人諸疾）

北宋朝廷為防疫救難，扶幼養老，致力於檢校傳世醫籍，以求正本，中古經

<sup>180</sup> 北宋·宋徽宗趙佶（1082-1135）敕編，《聖濟總錄（文瑞樓本）》（民國刊本），收當歸湯方八十九條，其中三十六條列於婦人方中，六條涉及調經，其餘皆在胎產門類。兩版本中，小兒方皆收錄六條，末兩條則為治療不分男女的乳石與乳癰之疾。

<sup>181</sup> 王懷隱，《太平聖惠方》卷七二，〈治室女月水不通諸方〉，頁 7173-7174；宋徽宗趙佶，《聖濟總錄（四合一本）》卷一五一，〈婦人血風門·婦人月水不通〉，頁 25-27；宋徽宗趙佶，《聖濟總錄（文瑞樓本）》卷一五一，本節則直接標題為〈婦人血風門·室女月水不通〉，頁 25-26。

<sup>182</sup> 太平惠民和劑局，《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卷九，〈治婦人諸疾〉，頁 339。另如卷九，頁 336 錄「紅花當歸散」治療婦人「血臟虛竭，或瘀血，經候不行；或斷續不定，時作腹痛，腰膝疼重，攻刺小腹緊硬」時，亦稱：「室女月經不通，並宜服之。」紅花，《神農本草經》不錄，張華《博物志》稱張騫得之於西域，至晉時已在魏地種植，而蘇頌稱北宋處處有之，人家場圃即栽種。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五，〈草之四·隰草類上·紅藍花〉，頁 966，引張元素（1151-1234）稱其入心養血，「佐當歸，生新血」，與此處和劑局方用法相符。

<sup>183</sup> 許洪，南宋四川醫家，曾參與局方校定，或為陳自明同時代人，其論婦人諸疾，見太平惠民和劑局，《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附指南總論》卷下，〈論婦人諸疾〉，頁 466-470。

典醫方，如《千金方》等備受重視，其中觀點為宋代醫家承襲並發揮。<sup>184</sup> 此外，官方持續編纂大部頭醫書，推廣成方，《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既在此理念下產生，而《和劑局方》更因其「據證檢方，即方用藥，不必求醫，不必修製，尋贖見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的性質，自兩宋之間頒行，即運用者眾。金元時期，醫家評估《局方》的重要性，指出「官府守之以為法，醫門傳之以為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成俗」，其影響力可見一斑，而其中收錄之婦產諸方，想必廣為流傳。<sup>185</sup>

其實，婦人產乳大故，十死一生，自古即為醫者關注的焦點。藥典方書先以胎產救急為主，五到七世紀間才陸續出現無子論述和求子藥方。醫者全面介入女性從經帶到胎產的身體變化，月水成為健康指標，性別化的身體觀在七世紀即已見端倪，至陳自明標榜「婦人以血為本」，將「凡醫婦人，必先調經」做為編寫專著之原理原則，中國婦科醫學在十三世紀乃正式確立。<sup>186</sup> 雖然，在本草藥論中，當歸甚早即被期許對治漏下絕子，補女人諸虛不足，但以現存中古方書看來，醫者在實際開方下藥時，當歸的主要功能，或為止痛首選，或為胎產良方，即使如《證類本草》隨藥附方，當歸對治婦人也以胎動、倒產和備急為主，唯所引《支太醫方》宣稱治百病，推想應當包括崩漏。

當歸用以對治室女婦人月水問題，大概要到兩宋之間才更明確，除了《聖濟總錄》、《和劑局方》這類大部頭官方藥書之外，從個人編纂的醫方也可一窺究竟。李朝正 (1096-1151) 因幼女患痘瘡，病急危殆，取《證類本草》中單方治療，藥到病除，遂決定摘錄《證類》中單方，輔以其他醫書驗方，輯成《備急總效方》

<sup>184</sup> 宋代朝廷之惠民醫療，先驅研究可參王德毅，〈宋代的養老與慈幼〉，《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慶祝蔣慰堂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特刊 (1968)：369-388，後收入李建民主編，《生命與醫療》（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 336-356。北宋官方校書與國家醫學，討論見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

<sup>185</sup> 此丹溪評語，引文見元·朱震亨 (1281-1358)，《局方發揮》（收入氏著，浙江省中醫藥研究院文獻研究室編校，《丹溪醫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頁 47。朱丹溪卻因其「集前人已效之方，應今人無限之病」，故而起疑，思予修正，而有「發揮」之文。局方醫學開啟金元醫學變革，學者討論甚多，通論性著作，見丁光迪，《金元醫學評析》（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9）。

<sup>186</sup> 性別化身體觀與婦科之確立，見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療史》；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四十卷。<sup>187</sup> 其中運用當歸者四十五首，有三十三首治婦人經帶胎產諸疾，除收錄前述《聖惠方》中當歸湯散外，在卷三〈虛勞冷勞〉中，引南宋初張銳《雞峰備急方》(1133)，以當歸加熟乾地黃，治療「諸虛不足，腹脅疼痛，失血少氣，不欲飲食，噯噯發熱，及婦人經病，月事不調」。<sup>188</sup> 其實，當歸加地黃，蜜和為丸，飯前以米湯飲下，正是四世紀《支太醫方》補婦人諸虛不足的建議，只是十二世紀的醫家明言所對治者乃婦人月病。<sup>189</sup>

有趣的是，大約同時，許叔微在其《本事方》中建議當歸散不但可以調經補血，更可用於四十九歲仍然月經來潮者，則當歸照顧女人健康的範圍益加廣泛了：

治婦人天癸已過期，經脈不勻，或三四月不行，或一月再至，腰腹疼痛。《素問》云：七損七益。謂女子七七數盡，而經脈不依時者，血有餘也，不可止之。但令得依時，不腰痛為善：當歸散。<sup>190</sup>

許叔微的當歸散方，已突破《金匱要略》以來安胎助產功能，甚至超越《聖濟總錄》治療室女月水不調，而是首次在醫書中提出七七數盡之後仍不定期出血的處理方式。雖然，當歸的主要功能，似乎仍在止痛，但做為女性從天癸至到地道絕乃至老年保健的全方位良藥，看來地位更加穩固了。此後，五十行經成為婦人方的一個新課題，醫者辯論應對態度，或弛或張，而當歸散也不斷被提出作為療癒之道。<sup>191</sup>

<sup>187</sup> 南宋·李朝正 (1096-1151)，《備急總效方》（南宋紹興刊本，大阪：杏雨書屋藏）。討論見小曾戶洋，〈宋版備急總效方的文獻研究〉，《中華醫史雜誌》35.3 (2007)：132-137。感謝陳明教授提示該書及相關研究資訊。

<sup>188</sup> 李朝正，《備急總效方》卷三，頁3。

<sup>189</sup> 另一值得注意者，是李朝正引張銳之方，明言應用熟乾地黃，採納的似乎是《和劑局方》的意見，而非作為其編書基礎的《證類本草》。其他《備急總效方》中非婦科用當歸方，則大多以單方對治頭疼、心腹痛、齒疼，或搭配大黃療癒從高墜下的外傷，並未超出中古醫方至北宋《證類本草》的用藥範圍。

<sup>190</sup> 許叔微，《證類普濟本事方》卷一〇，〈治婦人諸疾〉，頁78，以上引文依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卷一，〈調經門〉，頁60引「許學士當歸散」。許叔微此方除當歸外，包括川芎、白芍藥、黃芩、白朮、山茱萸肉，六味細末之後，飯前以溫酒調下二錢，一日三次，若冷者，則去黃芩加桂心。較之張仲景建議妊娠常服的當歸散，多了山茱萸一味，即蜀棗，《本經》稱可溫中、去寒濕痺、久服輕身，陶注則稱主治腸胃風邪、強陰益精，久服明目、強力、長年，似乎是養生之藥。但李時珍則以之可「止月水不定」，或繼承許叔微此方說法。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卷四，〈草木中品·山茱萸〉，頁283-284；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木之三·灌木類五十一種·山茱萸〉，頁2094。

<sup>191</sup> 七七數盡後仍「五十行經」，是否成為問題，以何手段治療，傳統醫方的態度演變，討論

許叔微此方，和其《本事方》中的四物湯、佛手散，都為南宋陳自明所收錄，三者皆以當歸為主要藥材，《婦人大全良方》並進一步主張應採用特定產地者。如北齊《經心錄》以降各家多次收錄，用於難產救急的當歸芎藭湯，至孫思邈將其功能擴大至補血補虛之用，許叔微改以散劑，稱之為佛手散，陳自明承襲之，便指明應採川產者：

佛手散，治產前、產後腹痛，體熱頭痛及諸疾。才產了，未進別物，即先服此藥。能除諸疾，逐敗血，生新血。川芎二兩，川當歸三兩，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酒二分，煎七分，溫服。<sup>192</sup>

陳自明一方面確認藥材皆為川產，符合前引宋代本草書中蜀歸質量俱升印象，<sup>193</sup>另方面強調兩藥逐敗血、生新血，故可用以排除諸疾，再次說明了當歸的血藥性質。他在乎地道當歸藥材，並以之對治血症，從另一條調理產後的單方也可窺見：

或產勞力過度，或下血頗多，或微熱，惡露來遲。大當歸，方：馬尾大當歸，洗，一兩半，右在未產前修製為末，如遇產有疾、無疾，若產了，但用童子小便調服，令產婦月後並無他證，果有神效。<sup>194</sup>

當歸雖然自古即為胎產要藥，但單方僅見於助產救急，若在胎前產後補虛，仍多搭配其他本草而成。《證類本草》所引九則單方，包括了中古以來安胎產難之用，卻未涉及產後補養。而《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以及《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收錄大量產後調理方劑，雖以當歸領銜掛帥，卻仍屬多味藥。但陳自明此方，不搭配任何其他本草，僅以馬尾秦歸，對治產後所有狀況，包括虛勞、下血過多和惡露不盡，一方面總結並彰顯了自古以來當歸在胎產方面的神妙功效，另方面卻也進一步凸顯了當歸血藥對女人的重要性。這一點，實和兩宋之間陸續出現以當歸調經的方劑相同，將當歸補女子諸不足的藥論進一步付諸實作。

---

見李貞德，〈傳統醫學文獻中的七七數盡及其相關問題〉，宣讀於中研院近史所主辦，「世界史中的中華婦女」國際研討會（2017年7月11-14日）。

<sup>192</sup> 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卷二，〈眾疾門·佛手散〉，頁70。另指明川當歸者，尚有卷五二，〈眾疾門·神仙秘法〉，頁139以川當歸、牡丹皮、白芍藥和生乾地黃等十味煎服之調榮衛、消瘀血方。

<sup>193</sup> 實則，南宋續補之《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亦有多首藥方主張應用川當歸，卷九婦人部分即有三條。

<sup>194</sup> 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卷一八，〈產後門·產後通用方論第三〉，頁499。

## 八・餘論

俗語有謂「十方九歸」，當歸用途廣泛，可見一斑，唯其女人要藥形象，卻自中國婦科醫學確立以來，至今深植人心。李時珍的說法，現代臺灣人讀到，應該不致心生疑惑，因臺灣女性調經補身，當歸確為核心藥材之一。但若回到當歸初登歷史舞臺的漢魏之間，問曹操意見，他恐怕不以為然？當歸因其字詞組合，自古即有招返之意，但相招的對象未必涉及女性，藥用場合也非婦科限定。中古貴族文士交往，以當歸傳達情意，拉攏政治人才的故事較諸醫學功效更令人印象深刻。雖然作為療癒本草，當歸確實佔有一席之地，卻是以止痛聞名，乃眾所週知的通說。

當歸有利於女性健康，自漢代以來最顯著而持續的功能，在於入藥安胎，故張仲景已稱妊娠宜服當歸散，後世醫家多承襲之。遍覽中古婦科醫方，當歸幾乎無所不在，但以胎產為主。而其治療金創止痛之神效，也可用於產後陰脫腫瘍。反而《神農本草經》以降本草藥典所稱療崩中漏下、補諸虛不足，在醫方實作中難得一見。

不過，五至七世紀之間，醫者對產育的介入，從妊娠、產後提前至求孕受孕，女性人生中各個時期的健康和疾病，皆受到醫家關注，在性別化身體觀形成的過程中，當歸不僅出現在調經成方中，甚至以單方形式用於治療月水不通。孫思邈申論女性血病，標榜當歸療效，明確將女人、血與當歸聯繫起來，此後醫方逐漸出現以當歸調經補血者。先就多味藥方言，宋代大型處方書提供婦人各種包括當歸的複方，僅以當歸命名領銜者論，便可見從傳統的安胎助產，增加到對治崩漏血虛，至兩宋之間當歸散已不僅用於胎產或室女月水不調，甚至七七數盡之後五十行經的婦人也應服用。即使僅用當歸一味，亦可見由漢晉以來難產救急，至隋代首見治療月水不通，南宋陳自明更標榜地道藥材可全方位補養產後。

此下，金代醫家亦採當歸通經，而元代名醫朱丹溪（1281-1358）提倡養陰，大力標榜，以當歸為首的四物湯遂至盛行。<sup>195</sup> 婦人以血為本的觀念漸成主流，當

<sup>195</sup> 金代醫家以當歸通經，如金·張從正（1156-1228），《儒門事親》（收入氏著，鄧鐵濤等編校，《子和醫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卷一二，〈三門六法·寒門·獨治於內者〉，頁303「當歸散」條。朱震亨《丹溪心法》以四物湯加減療疾醫方，超過兩百種。其養陰論重視四物湯，見張學謙，〈元明儒醫思想與實踐的社會史——以朱震亨及「丹溪學派」為中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12），頁90-92。關於朱震亨之性別

歸既為血藥，遂成為婦人全方位用藥。其實，如前所述，具有調血補血功能的本草，不限當歸，四物中的芍藥和芎藭，亦是自古婦人醫方常見配料。然而，李時珍最終僅在介紹當歸時以女人要藥為其定位，推測還是因其名稱中的此一歸字易與古義連結。換言之，雖然文人遊戲之作中，當歸的相招譬喻持續不墜，但在醫藥文化中，其招返的對象，改以出嫁為歸的女人標誌，當歸做為女人要藥的形象，於焉確立。

當歸有助於通經補血，至近代更廣為週知。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將當歸介紹回歐洲，二十世紀初的醫生便指出，藥廠早已從中萃取「當歸浸膏」(eumenol) 作為通經藥，再傳回中國。雖然，也有學者考察本草書中圖文，再以現代植物學分類推敲，主張當歸浸膏來自五加科的土當歸，而非繖形科的當歸，<sup>196</sup>（圖五：《植物名實圖考》附當歸與土當歸圖）但當歸作為調經聖品、女人要藥的印象，卻深入人心，不僅中西文通俗網頁皆以 eumenol 出自繖形科之 Chinese angelica (*Angelica sinensis*)，醫史學者也徵引此例論證中西藥之文化交流。<sup>197</sup> 至今不論臺灣女性調養身體，或日本醫家開方下藥，當歸仍被視為婦科聖藥，當歸在中國之外的傳播與運用，及其與各地婦科醫學之間的關係，令人好奇，是未來可繼續探究的課題。

（本文於民國一〇五年五月十六日收稿；一〇六年二月十六日通過刊登）

---

化身體觀所反應之南北、蒙漢間位階的時代意義，討論見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pp. 145-151。至於朱震亨對四物湯之支持如何在明末清初遭生化湯取代，以及其中反映性別化身體觀的消長，討論見 Wu, *Reproducing Women*, pp. 211-217。但其實，傅青主（1607-1684）女科生化湯中的當歸用量比例，較其在四物湯中更高，當歸作為女人要藥的地位不降反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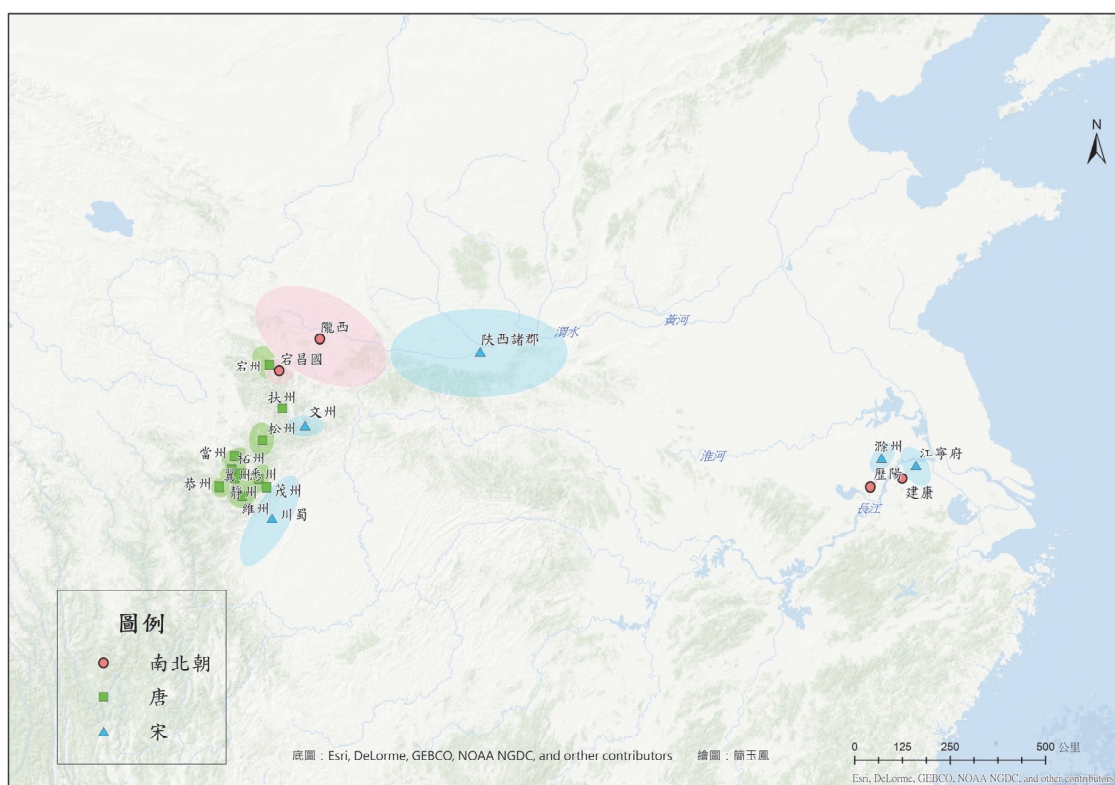
<sup>196</sup> 陳重明、黃勝白，〈當歸與土當歸的本草考證〉，頁 125-130。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初，產售當歸浸膏的德國默克藥廠，在其報告書中便已說明 eumenol 取自「一種名叫當歸的中國本土五加科植物的根部」，同時卻又指出也有醫生認為是繖形科的當歸。見 *E. Merck's Jahresbericht: über Neuerungen auf den Gebieten der Pharmakotherapie und Pharmazie*, 1910, XXIV Jahrgang (Darmstadt: E. Merck, Chemische Fabrik, 1911), pp. 189-190。

<sup>197</sup> Bridie Andrews,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1850-1960*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4), p. 58 引 Peter Kiang, M.D., "Chinese Drugs of Therapeutic Value to Western Physicians,"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37.9 (1923): 742-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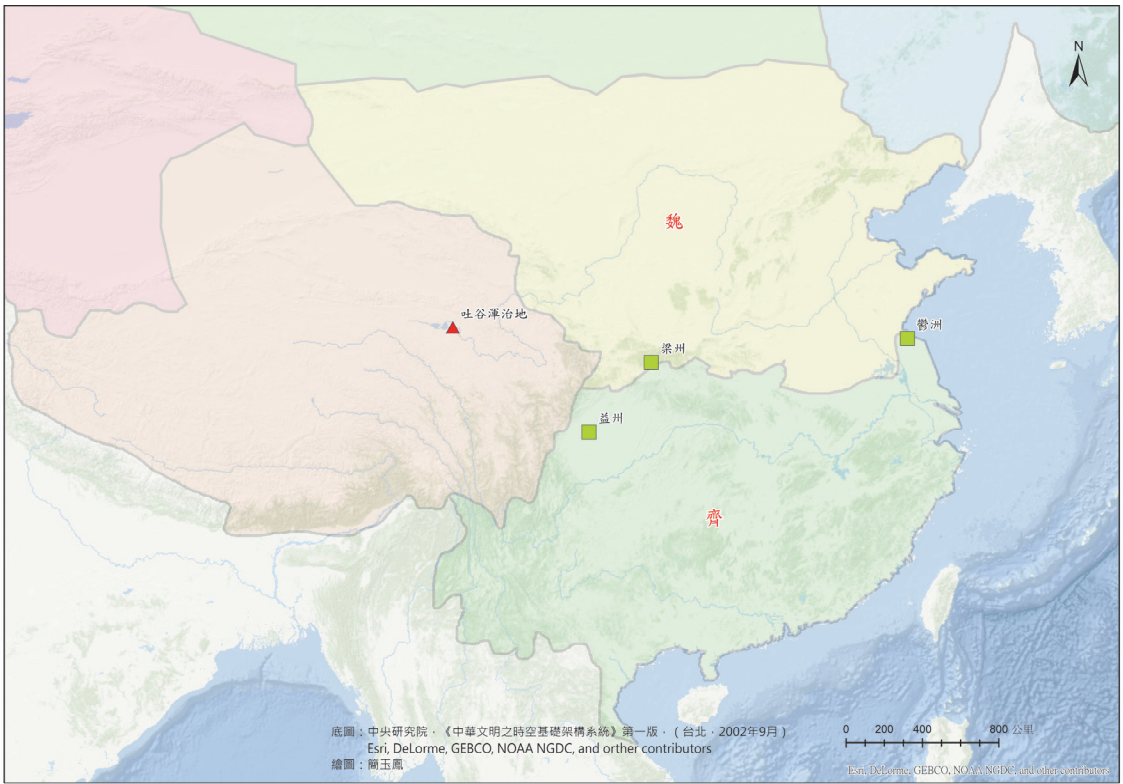
## 後記

本文初稿曾於「醫學的物質文化」工作坊 (2014.12.01) 中宣讀，感謝李尚仁、張哲嘉、陳元朋、陳秀芬、金仕起等幾位教授之匡正。二稿在「醫學的物質文化史」國際研討會 (2015.11.11-13) 上發表，承蒙評論人陳明教授惠賜寶貴意見和珍稀史料，以及眾多與會學者提示重要觀點。三稿完成後，復蒙《集刊》三位審查人不吝賜教。撰寫和修改期間，賴鍾嘉雯、余玟欣、林昱辰、張純芳、簡玉鳳等幾位小姐和許凱翔先生協助整理文獻與圖像資料，在此一併致謝。

李貞德



圖一：南北朝唐宋主要當歸產地



圖二：南北朝邊境藥材互市地



李貞德



圖三：《證類本草》附文州（今甘肅文縣）當歸與滁州（今安徽滁州市）當歸圖



圖四：《補遺雷公炮製便覽》當歸圖文

明·佚名，《補遺雷公炮製便覽》（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據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精寫彩繪本影印），卷四，頁 547。





圖五：《植物名實圖考》附當歸與土當歸圖

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二五，〈芳草類〉「當歸、土當歸」，頁 624。

表一：《太平聖惠方》收錄當歸湯對治婦人諸疾（共 4 首）

	當歸湯方名	含藥	卷頁
1	治婦人痔疾，穿山甲散 （以當歸湯調下）	穿山甲、露蜂房、槭藤子、騏驎竭、蝟皮、麝香	72:7214
2	治婦人痔疾久不止，皂莢刺圓 （以當歸湯調下）	皂莢刺、野狸頭、蝟皮、烏蛇肉、槐子人、槭藤子、騏驎竭、麝香	72:7217
3	治婦人陰蝕瘡，宜用當歸湯洗	當歸、地榆、甘艸、川芎、赤芍藥	73:7312
4	治產後虛羸，乏弱無力，喘急汗出，腹中疼痛，宜服羊肉當歸湯	肥羊肉、當歸、白芍藥、附子、龍骨、熟乾地黃、白朮、桂心、芎藭、黃耆、人參	81:7977

表二：《太平聖惠方》收錄當歸散對治婦人諸疾（共 42 首）

	當歸散方名	含藥	卷頁
1	治婦人中風，筋脈拘急，腰背反張，狀如角弓，言語謇澀，當歸散	當歸、防風、羌活、麻黃、細辛、附子	69:6705
2	治婦人血風，氣衝，心煩悶，昏沈不能言語，腹內刺痛不可忍，當歸散	當歸、赤芍藥、芎藭、鬼箭羽、牛李子、木香、牡丹、延胡索、桂心、檳榔、桃人、生薑	69:6756
3	治婦人血風，身體骨節疼痛，筋脉拘急，當歸散	當歸、虎脛骨、附子、桂心、羚羊角屑、防風、草薢、牛膝、羌活、芎藭、琥珀、水蛭	69:6776
4	治婦人瘀癖氣攻，心腹疼痛，不能飲食，當歸散	當歸、木香、京三稜、檳榔、桂心、陳橘皮、吳茱萸、郁李人、桃人	71:6962-6963
5	治婦人疝瘕及血氣攻刺，心腹疼痛不可忍，當歸散	當歸、鼈甲、芎藭、蓬莪茂、吳茱萸、桂心、赤芍藥、木香、檳榔、川大黃、青橘皮、桃人	71:6972-6973
6	治婦人血氣攻心痛，面無顏色，四肢不和，當歸散	當歸、檳榔、吳茱萸、桂心、蓬莪茂、白朮	71:7031-7032
7	治婦人久積血氣，疔刺，小腹疼痛，四肢無力，不能飲食，當歸散	當歸、赤芍藥、劉寄奴、沒藥、枳殼、延胡索	71:7046
8	治婦人乳癰，腫硬如石，疼痛，當歸散	當歸、赤芍藥、黃耆、人參、蒺藜子、枳實、雞骨香、桂心、薏苡人、附子	71:7069
9	治婦人乳生結核，疼痛，散毒氣，止疼痛，當歸散	當歸、甘艸、川芎、黃連、黃藥、川大黃、蒲公英、玄參	71:7082-7083
10	治室女月水不通，時作寒熱，當歸散	當歸、延胡索、鉛霜、川大黃、桃人、蟲蟲、木通、水蛭	72:7173-7174
11	治婦人小便出血，或時尿血，當歸散	當歸、刺薊葉、赤芍藥、生乾地黃、羚羊角屑	72:7195

	當歸散方名	含藥	卷頁
12	治婦人漏下不止，臍腹多痛，當歸散	當歸、騏驎竭、禹餘糧、赤芍藥、黃蘗、地榆、熟乾地黃	73:7225-7226
13	治婦人白崩，臍下疼痛不止，當歸散	當歸、木香、桂心、川芎、鹿角膠、乾薑、附子、龍骨、續斷	73:7283-7284
14	治妊娠患瘡，憎寒體顫，當歸散	當歸、白芍藥、伏神、枳殼麩、白朮、鼈甲、甘艸	74:7371-7372
15	治妊娠勞熱，胎動不安，下血，腹痛不止，手足煩悶，當歸散	當歸、芎藭、黃芩、熟乾地黃、伏龍肝	75:7449-7450
16	治妊娠因損動下血，腹痛不止，當歸散	當歸、白龍骨、熟乾地黃、地榆、白芍藥、乾薑、蒲黃、阿膠、熟艾、牛角鯁	75:7452
17	治妊娠胎動不安，腹內疼痛，當歸散	當歸、熟乾地黃、艾葉、阿膠、甘艸、白芍藥、芎藭、乾薑	75:7466
18	治妊娠胎動不安，腹痛不止，當歸散	當歸、續斷、芎藭、陳橘皮	75:7468
19	治妊娠腰痛，當歸散	當歸、阿膠、甘艸	75:7484
20	治妊娠卒驚奔走，或從高墮下，腹痛，下血不止，當歸散	當歸、芎藭、艾葉、阿膠	75:7494-7495
21	治妊娠八九月因悞損胎，或胎不安，腹內疔痛，下血不止，胎死治未知，但妊娠腹疔痛，或漏胞，當歸散	當歸、芎藭、桑寄生、艾葉、阿膠	76:7522-7523
22	治妊娠被驚，胎動向下不安，小腹連腰痛，當歸散	當歸、川芎藭、阿膠、人參、白茯苓、艾葉	77:7593-7594
23	治妊娠損胎後下血不止，當歸散	當歸、龍骨、地榆、阿膠、艾葉、牛角鯁、熟乾地黃、川芎、白芍藥、乾薑、黃蓍、栝葉	77:7597-7598
24	治妊娠損胎後下血不止，當歸散	當歸、熟乾地黃、鹿茸、白膠、艾葉、甜葶藶根、附子、黃芩	77:7600

李貞德

	當歸散方名	含藥	卷頁
25	治妊娠中惡，心腹疔痛，當歸散	當歸、川芎、青橘皮、雞舌香、吳茱萸	77:7624-7626
26	治產後中風，手腳頑痺，緩弱無力，當歸散	當歸、羌活、附子、防風、薏苡仁、麻黃、茵子、羚羊角屑、菖蒲、阿膠、乾蝎、木香、牛膝、栝子仁、川芎、桂心、麝香、烏蛇	78:7671-7672
27	治產後霍亂吐利，腹中疔痛，當歸散	當歸、白豆蔻、木香、白朮、高良薑、白芍藥、甘艸、厚朴、吳茱萸	78:7743
28	治產後惡露少，汗出，多虛無力，當歸散	當歸、白芍藥、木通、熟乾地黃、牡蠣粉、蒼朮	78:7756-7757
29	治產後腹內血瘕疼痛，當歸散	當歸、赤芍藥、水蛭、蟲蟲、小兒胎髮、延胡藥、瓷藥、芫花	79:7782-7783
30	治產後腰痛，不能轉側，壯熱汁出，身體急難，當歸散	當歸、骨碎補、牛膝、赤芍藥、桃人、琥珀、川芎	79:7813
31	治產後卒淋瀝，小腹疼痛，當歸散	當歸、生乾地黃、石韋、赤芍藥、赤茯苓、王不留行、蓬麥、麥門冬、木香	79:7843
32	治產後赤白痢，臍下疔痛，當歸散	當歸、白芍藥、地榆、龍骨、黃連、艾葉、甘艸、黃芩、厚朴、乾薑	79:7850-7851
33	治產後赤白痢不止，當歸散	當歸、犀角屑、黃芩、黃連、白朮、地榆	79:7852-7853
34	治產後下痢，腹中疔痛，當歸散	當歸、乾薑、赤芍藥、川芎、甘艸、熟乾地黃、艾葉	79:7864
35	治產後惡血不散，攻擊，心腹疼痛，當歸散	當歸、赤芍藥、劉寄奴、川芎、紅藍花、桂心、延胡索、沒藥	80:7923-7924
36	治產後惡露不下，氣攻心腹，煩悶，脇肋刺痛，當歸散	當歸、牡丹、牛膝、薑黃、琥珀、生乾地黃、虎杖、川大黃、川芒消、桃人、蟲蟲、水蛭、肉桂、蒲黃	80:7938-7939
37	治產後惡露不下，當歸散	當歸、赤芍藥、桂心、桃人	80:7940-7941

	當歸散方名	含藥	卷頁
38	治產後風虛，勞損，四肢疼痛，不欲飲食，當歸散	當歸、白芍藥、芎藭、黃耆、防風、人參、熟乾地黃、甘艸、白茯苓	81:7988
39	治產後敗血不散，結聚成塊，俗呼兒枕，疼痛發歇不可忍，當歸散	當歸、鬼箭羽、紅藍花	81:8025
40	治產後血刺連心，疼痛，當歸散	當歸、胡椒、蓬莪茂、白朮、木香	81:8028
41	治產後血氣不散，心腹刺痛，脹滿喘促，當歸散	當歸、鬼箭羽、白朮、木香、桂心、川大黃	81:8033-8034
42	治產後血氣攻脇肋，脹滿疼痛，當歸散	當歸、赤芍藥、桔梗、乾漆、牛膝、白朮、桂心、木香、川大黃	81:8043-8044

表三：《聖濟總錄》收錄當歸湯對治婦人諸疾（共 38 首）

	當歸湯方名	含藥	卷頁
1	治婦人血風，身體百節疼痛，乍寒乍熱，經脉不利，日漸羸瘦，當歸湯	當歸、黃耆、牛膝、枳殼、芎藭、羌活、人參、附子、芍藥、木香、檳榔、桔梗、牡丹、沈香、甘草、地骨皮、半夏、桂、蓬莪茂、陳橘皮、茈胡、熟乾地黃、荊芥穗、鼈甲	150:25a-b
2	治婦人中風，不能語，不知痛處，拘急，不得轉側，當歸湯	當歸、麻黃、桂、芎藭、黃芩、乾薑、杏仁、石膏、甘草	150:31b-32a
3	治婦人中風，口噤，角弓反張，及瘕病，當歸湯	當歸、防風、獨活、麻黃、附子、細辛	150:34a
4	治婦人月水不利，臍下撮痛，食減羸劣，當歸湯	當歸、甘草、桂、木賊、大黃、京三稜、威靈仙、生乾地黃、王不留行、檳榔、延胡索、代赭、天雄、鼈甲、紅藍花	151:5b-6a
5	治婦人月水不調，血氣攻刺，臍下疔痛不可忍，當歸湯	當歸、桂、甘草、赤芍藥、白茯苓	151:8a

	當歸湯方名	含藥	卷頁
6	治婦人月候不調，或一月再來，或隔月不來，或多或少，臍下疔痛，面色萎黃，四體虛羸，不能飲食，當歸湯	當歸、牛膝、牡丹皮、大黃、芍藥、土瓜根、赤芍藥、朴硝桂、蜜蟲、水蛭、桃人	151:11b-12a
7	治婦人經血下不止，臍下虛痛，當歸湯	當歸、赤芍藥、禹餘糧、騏驎竭、黃蘗、地榆、生乾地黃	152:11b
8	治婦人下血不止，腹痛，當歸湯	當歸、栝葉、薤白、禹餘糧	152:18a
9	治妊娠，因驚胎動不安，當歸湯	當歸、生乾地黃、艾葉、甘草、芍藥、芍藥、阿膠、人參	154:17a
10	治妊娠，胎動，內結疼痛，血下運悶，當歸湯	當歸、芍藥、側柏、阿膠、桑上寄生、艾葉、淡竹筴、續斷	154:18b
11	治妊娠，胎動，腰痛下血，安胎當歸湯	當歸、芍藥、艾葉、苧麻根、鹿角膠	154:22b
12	治妊娠，胞中虛，胎不榮長，致令萎燥，當歸湯	當歸、甘草、乾薑、芍藥、白朮	155:8a
13	治妊娠，胎萎燥，胎漏，腹痛不可忍，白朮當歸湯	白朮、當歸、芍藥、人參、阿膠、艾葉	155:8b-9a
14	治妊娠，心腹引痛，當歸湯	當歸、桂、乾薑、木香、草豆蔻、陳橘皮、白朮、熟乾地黃、芍藥	155:25a-b
15	治妊娠，心腹氣攻疼痛，當歸湯	當歸、麥門冬、芍藥、赤茯苓、甘草、大薊、芫胡	155:26a-b
16	治妊娠，心腹疔痛，當歸湯	當歸、甘草、乾薑	155:29a
17	治妊娠，子淋澀痛，煩悶，當歸湯	當歸、芍藥、赤茯苓、甘草、梔子人	156:26b
18	治妊娠，墮胎，胞衣不出，當歸湯	當歸、牛膝、木通、滑石、冬葵子、瞿麥穗	158:2a
19	治難產，疑胎斃腹中，試驗，當歸湯	當歸、芍藥	159:13a-b
20	治子死腹中，血氣不滑，當歸湯	當歸、芍藥	159:26a
21	治產後胞衣不下，當歸湯	當歸、芍藥、桂	159:33a

	當歸湯方名	含藥	卷頁
22	治產後惡血下少氣逆，頭目旋運，眼花心悶，頭重不舉，當歸湯	當歸、芎藭、桃人、大黃、桂、芍藥、牡丹皮	160:3a
23	治產後敗血不盡，衝心迷悶，旋運不語，當歸湯	當歸、芎藭、芍藥、桂、生乾地黃、牛膝、獨活、劉寄奴	160:3b-4a
24	治產後血氣不調，言語謬亂，當歸湯	當歸、人參、芍藥、酸棗人、黃芩、白鮮皮、甘草	160:17a-b
25	治產後惡血不盡，腹內堅痛不可忍，當歸湯	當歸、芍藥、桂、桃人	160:21a
26	治產後惡露不盡，當歸湯	當歸、桂、荷葉蒂	160:23a
27	治產後血氣血塊攻衝，心腹痛，當歸湯	當歸、乾漆、櫻櫚、紅藍花、甘草、鯉魚皮、白芍藥、牡丹、紫葳、芫花、香墨	161:13a-b
28	治產後虛弱受風，欲得補氣除風，羊肉當歸湯	肥羊肉、當歸、黃耆、芎藭	161:17b
29	治產後角弓反張，筋急疼痛，當歸湯	當歸、大黃、乾薑、吳茱萸、雄黃、桂、芍藥、甘草、細辛、生乾地黃	162:7a
30	治產後霍亂吐利，心腹痛，當歸湯	當歸、乾薑、人參、厚朴、芎藭	162:19a
31	治產後虛煩，腹痛，當歸湯	當歸、芍藥、木通	163:12b-13a
32	治產後血虛，肢體壯熱，煩悶困瘁不食，當歸湯	當歸、黃耆、芍藥、桂、芎藭、甘草、人參、茈胡	163:14a-b
33	治產後血虛煩渴，飲食不進，地黃當歸湯	熟乾地黃、赤石脂、當歸、木占斯、地榆、黃連、白茯苓、天雄、黃芩、桑耳、紫葛、麻黃、黃耆	163:19a-b
34	治產後虛羸不足，藏府虛冷，肢體疼痛，時或血露，臍腹刺痛，當歸湯	當歸、芍藥、吳茱萸、麥門冬、甘草、白芷、生乾地黃、桂、續斷、芎藭、乾薑	164:6b
35	治產後赤白痢，臍腹撮痛，當歸湯	當歸、犀角屑、黃芩、黃連	165:2a

李貞德

	當歸湯方名	含藥	卷頁
36	治產後下痢赤白，腹痛煩熱，當歸湯	當歸、厚朴、黃連、肉豆蔻、甘草	165:3a-b
37	治產後下痢赤白，當歸湯	當歸、醋石榴皮、地榆、大豆黃、糯米、甘草	165:7b
38	治產後小便秘澀，小腹疼痛，當歸湯	當歸、白芷、紫葛、芎藭、白茅根、胡荽	165:19b

表四：《聖濟總錄》收錄當歸散對治婦人諸疾（共 15 首）

	當歸散方名	含藥	卷頁
1	治婦人血風走注攻，頭目昏眩，四肢疼痛，皮膚癢疹，當歸散	當歸、烏頭、芍藥、延胡索、京三稜、蓬莪茂、芎藭	150:12a-b
2	治婦人血風，身體骨強發歇，疼痛，羌活當歸散	羌活、當歸、白茯苓、桂、沒藥、虎脛骨、骨碎補、紅花子	150:23b
3	治婦人血風攻注，百節痠疼，皮膚虛腫，筋脉拘急，或生癢疹，寒熱不時，飲食無味，當歸散	當歸、延胡索、蒲黃、芎藭、生乾地黃、赤芍藥、澤蘭葉、蓬莪茂、天麻、地榆、桂、滑石	150:23b-24a
4	治婦人血勞氣滯，經脉不通，腹內疼痛，當歸散	當歸、牡丹皮、芍藥、延胡索、芎藭、桂、黃芩、甘草、水蛭	151:21b
5	治室女月水不利，斷續不勻，當歸散	當歸、芍藥、蓬莪茂、陳麴、麥蘗、青橘皮、京三稜、大腹、木通	151:25a
6	治室女月水不利，小腹刺痛，當歸散	當歸、牡丹皮、芍藥、延胡索、芎藭、桂、黃芩、生乾地黃、甘草、水蛭、紫葳	151:26b-27a
7	治婦人白帶下不止，面黃體瘦，遶臍冷痛，當歸散	當歸、桂、白龍骨、白朮、鹿角膠、附子	152:4b
8	治妊娠胎動，下血不止，當歸散	當歸、桑根白皮、續斷、芍藥、芎藭、乾薑	154:27b-28a



	當歸散方名	含藥	卷頁
9	治妊娠胎不安，卒下血不止，當歸散	當歸、阿膠、蒲黃、熟乾地黃、龍骨、芎藭、牛角鯁	154:28b-29a
10	治妊娠卒下血，腰腹疼痛，當歸散	當歸、桑寄生、續斷、赤芍藥	155:6b
11	治妊娠數日不產，滑胎當歸散	當歸、麻子仁、吳茱萸、乾薑、知母、桂、黃芩、甘草、大豆、糯米	157:22a
12	治產後三日或七日內敗血不散，蒲黃當歸散	蒲黃、當歸、芍藥、澤蘭葉、延胡索、白蕪荑、桂	160:27b-28a
13	治產後少腹結塊，痛不可忍，龜甲當歸散	龜甲、當歸、桃仁、芍藥、京三稜、桂	161:11a
14	治產後乳結核堅硬，疼痛，當歸散	當歸、芍藥、黃耆、蒺藜子、雞骨、附子、枳實、桂、人參、薏苡仁	166:16a-b
15	治乳結核堅硬，當歸散	當歸、桂、芍藥、人參、枳實、蒺藜子、雞骨、木通、黃耆	166:19a-b

表五：《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含續添新方並指南總論）》  
收錄以當歸命名之湯散圓劑對治婦人諸疾（共8首）

	方名	含藥	對治	卷頁
1	當歸圓	真蒲黃、熟乾地黃、阿膠、當歸、續斷、乾薑、甘草、芎藭、附子、白芷、白朮、吳茱萸、肉桂、白芍藥	治產後虛羸，及傷血過多，虛竭少氣，臍腹拘急，痛引腰背，面白脫色，嗜臥不眠，唇口乾燥，心忪煩倦，手足寒熱，頭重目眩，不思飲食；或勞傷衝任，內積風冷，崩中漏下，淋瀝不斷，及月水將行，腰腿重疼，臍腹急痛。及治男子、婦人從高墜下，內有瘀血、吐血、下血等病。	9:313

	方名	含藥	對治	卷頁
2	當歸建中湯	當歸、肉桂、甘草、白芍藥	治婦人一切血氣虛損，及產後勞傷，虛羸不足，腹中疴痛，吸吸少氣，少腹拘急，痛引腰背，時自汗出，不思飲食。	9:314
3	當歸散	紅藍花、鬼箭、當歸	治產後敗血不散，兒枕塊硬，疼痛發歇，及新產乘虛，風寒內搏，惡露不快，臍腹堅脹（一本作堅痛）。	9:316
4	紅花當歸散	劉寄奴草、當歸、牛膝、甘草、紫葳、紅花、蘇木、赤芍藥、肉桂、白芷	治婦人血臟虛竭，或積瘀血，經候不行；或斷續不定，時作腹痛，腰胯疼重，攻刺小腹緊硬，室女月經不通，並宜服之。	9:336
5	當歸芍藥散	當歸、茯苓、白朮、川芎、澤瀉、白芍藥	治妊娠腹中絞痛，心下急滿，及產後血暈，內虛氣乏，崩中久痢，並宜服之。	9:337
6	人參當歸散	乾地黃、人參、當歸、肉桂、麥門冬、白芍藥	治產後去血過多，血虛則陰虛，陰虛生內熱，內熱曰煩，其證心胸煩滿，吸吸短氣，頭痛悶亂，骨節疼痛，晡時輒甚，與大病後虛煩相類，急宜服之。	9:339
7	當歸養血圓	當歸、牡丹皮、赤芍藥、延胡索、肉桂	治產後惡血不散，發歇疼痛，及惡露不快，臍腹堅脹，兼室女經候不勻，赤白帶下，心腹腰宜疼痛。	9:339
8	當歸黃耆湯	當歸、黃耆、芍藥	治產後腰脚疼痛，不可轉側，壯熱自汗，體強氣短。	9:339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詩經》，收入清・阮元 (1764-1849) 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第 3-4 冊。
- 《禮記》，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7-8 冊。
- 西漢・史游 (約 40 BCE)，《急就篇》，收入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據天壤閣叢書本影印。
- 西漢・司馬遷 (145-87 BCE)，《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西漢・劉安 (179-122 BCE) 撰，劉文典 (1889-1958) 集解，《淮南子》，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東漢・班固 (32-9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東漢・張仲景 (145-208)，清・徐忠可論註，《金匱要略》，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
- 魏・王弼 (226-249)、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 (574-648) 等正義，《周易正義》，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1 冊。
- 魏・張揖撰，隋・曹憲音，《廣雅》，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小學彙函本排印。
- 魏・嵇康 (224-263) 撰，魯迅輯校，《嵇康集》，香港：中華書局，1974。
- 西晉・王叔和 (210-258)，《脈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
- 西晉・王叔和，《脈經》，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局，1989，第 65 冊。
- 西晉・崔豹，《古今注》，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清王灝輯光緒定州王氏謙德堂刊本影印。
- 西晉・崔豹，《古今注》，收入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西晉・張華 (232-300) 撰，宋・周日用等注，《博物志》，收入王根林等，《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
- 西晉・陳壽 (233-297)，《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 西晉・葛洪 (284-363)，《肘後備急方》，長沙：岳麓書社，1994。
- 西晉・葛洪撰，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東晉・郭璞 (276-324) 注，北宋・邢昺 (932-1010) 疏，《爾雅注疏》，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14 冊。
- 劉宋・范曄 (398-445)，《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劉宋・陳延之 (約五世紀) 撰，高文鑄輯校注釋，《小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

李貞德

- 蕭梁·沈約 (441-513)，《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蕭梁·陶弘景 (452-536) 著，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 蕭梁·陶弘景著，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
- 蕭梁·蕭統 (501-531) 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唐·王績（約 585-644），金榮華校注，《王績詩文集校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 唐·王燾（約 670-755），《外臺秘要》，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64/1985，據新安程敬通訂刻本重印。
- 唐·李延壽（約七世紀），《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唐·杜佑 (735-812)，《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唐·房玄齡 (579-648) 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姚思廉 (557-637) 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唐·咎殷（約 797-859），《經效產寶》，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 1006 冊，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影宋刻本影印。
- 唐·柳宗元 (773-819) 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唐·韋莊 (836-910)，《又玄集》，收入唐·元結 (723-772)、唐·殷璠等選，《唐人選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59，據古典文學出版社影印日本江戶昌平坂學問所官板本排印。
- 唐·孫思邈 (581-682)，《備急千金要方》，日本嘉永二年 (1849) 江戶醫學影北宋刊本，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
- 唐·張說 (667-730)，《張燕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唐·陳藏器 (681-757)，尚志鈞輯釋，《本草拾遺》，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
- 唐·道宣 (596-667)，《廣弘明集》(T·2103)，收入高楠順次郎編，《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 52 冊。
- 唐·歐陽詢 (557-641) 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唐·魏徵 (580-643)、唐·長孫無忌 (?-659) 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唐·蘇敬 (599-674) 等撰，尚志鈞輯校，《新修本草》，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2005。
- 後晉·劉昫 (887-946)，《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吳越·日華子（約十世紀）撰，尚志鈞輯釋，《日華子本草（輯釋本）》，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 後蜀·韓保昇（約十世紀）撰，尚志鈞輯復，《蜀本草（輯復本）》，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 北宋·方勺（1066-?）撰，許沛藻、楊力揚點校，《泊宅篇》，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北宋·王堯臣（1003-1058）等編，《崇文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北宋·王懷隱（約 925-997），《太平聖惠方》，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烏絲欄鈔本影印。
- 北宋·王懷隱，《太平聖惠方》，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1，據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宋版鈔配本影印。
- 北宋·吳處厚著，李裕民點校，《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北宋·宋祁（996-1061）、北宋·歐陽修（1007-1072），《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北宋·宋徽宗趙佶（1082-1135）敕編，《聖濟總錄（四合一本）》，元清刊本。
- 北宋·宋徽宗趙佶敕編，《聖濟總錄（文瑞樓本）》，民國刊本。
- 北宋·李昉（925-996）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 北宋·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 北宋·唐慎微（1056-1136）撰，尚志鈞、鄭金生、尚元藕、劉大培校點，《證類本草——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簡稱《證類本草（校點本）》。
- 北宋·寇宗奭撰，顧正華、常章富、黃幼群點校，《本草衍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
- 北宋·盧多遜（934-985）、北宋·李昉（925-996）等撰，尚志鈞輯復，《開寶本草（輯復本）》，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 北宋·贊寧（919-1001），《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北宋·蘇軾（1036-1101），《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北宋·蘇頌（1020-1101），《本草圖經》，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 金·張從正（1156-1228），《儒門事親》，收入氏著，鄧鐵濤等編校，《子和醫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 南宋·太平惠民和劑局編，劉景源點校，《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
- 南宋·李朝正（1096-1151），《備急總效方》，南宋紹興刊本，大阪：杏雨書屋藏。
- 南宋·辛棄疾（1140-1207），鄭騫校注，林玫儀整理，《稼軒詞校注附詩文年譜》，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
- 南宋·梁克家（1127-1187），《淳熙三山志》，收入《宋元地方志叢書》，臺北：大化書局，1980。

李貞德

- 南宋·許叔微 (1075-1154)，《證類普濟本事方》，合肥：黃山書社，2008，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重製。
- 南宋·陳自明 (1190-1270) 撰，余瀛鰲等點校，《婦人大全良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1996。
- 南宋·鄭樵 (1104-1162)，《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 元·朱震亨 (1281-1358)，《局方發揮》，收入氏著，浙江省中醫藥研究院文獻研究室編校，《丹溪醫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
- 元·袁桷 (1266-1327)，《清容居士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
- 元·馬端臨 (1254-1323)，《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 元·脫脫 (1314-135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明·李時珍 (1518-1593)，《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7。
-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明·徐春甫 (1520-1596) 編集，崔仲平等主校，《古今醫統大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
- 明·笑笑生，《繡像金瓶梅詞話》，臺北：雪山圖書公司，1982。
- 明·韓懋 (1441-1522?)，《韓氏醫通》，收入何清湖、周慎主編，蔣文明、李佑生副主編，裘沛然、王永炎、白永波審定，《中華醫書集成》，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冊 25 綜合類 4。
- 清·李汝珍 (1763-1830)，《鏡花緣》，臺北：世界書局，1974。
- 清·陳夢雷 (1650-1741) 等編，《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1991。
- 清·黃遵憲 (1848-1905)，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清·楊守敬 (1839-1914)，《日本訪書志》，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第 22-23 冊，據清光緒二十三年宜都楊守敬鄰蘇園刻本影印。
- 清·董誥 (1740-1818) 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 2 冊。
- 清·趙翼 (1727-1814)，《廿二史劄記》，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 清·錢謙益 (1582-1664) 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清·嚴可均 (1762-1843) 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據光緒刻本複製重印。
- 清·顧炎武 (1613-1682)，《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4。
- 丹波康賴 (912-995)，《醫心方》，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據安政影寫本影印。

藤原時平 (871-909) 主編，《延喜式》，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1989，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四十卷。

*E. Merck's Jahresbericht: über Neuerungen auf den Gebieten der Pharmakotherapie und Pharmazie*, 1910, XXIV Jahrgang. Darmstadt: E. Merck, Chemische Fabrik, 1911.

Kiang, Peter, M.D. "Chinese Drugs of Therapeutic Value to Western Physicians."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37.9 (1923): 742-746.

## 二・近人論著

丁光迪

1999 《金元醫學評析》，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王家葵、王佳黎、賈君君主編

2007 《中藥材品種沿革及道地性》，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王家葵、張瑞賢

2001 《神農本草經研究》，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王德毅

1968 〈宋代的養老與慈幼〉，《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慶祝蔣慰堂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特刊，頁 369-388，後收入李建民主編，《生命與醫療》，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 336-356。

安勤之

2010 〈論中藥作為保健食品：以四物湯的生命史為例探討藥品與食品範疇的革命〉，《科技、醫療與社會》11：89-148。

李貞德

1996 〈漢唐之間醫書中的生產之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3：533-654。

1997 〈漢唐之間求子醫方試探——兼論婦科濫觴與性別論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2：283-367。

2008 《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臺北：三民書局。

2017 〈傳統醫學文獻中的七七數盡及其相關問題〉，宣讀於中研院近史所主辦，「世界史中的中華婦女」國際研討會，2017 年 7 月 11-14 日。

那琦

1982 《本草學》，臺中：中國醫藥學院。

余欣

2010 《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貞德

林富士

- 2017 〈檳榔與佛教——以漢文文獻為主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3：453-519。

范家偉

- 2004 《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4 《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以國家與醫學為中心》，香港：中華書局。

吳慧

- 1992 〈魏晉南北朝隋唐的度量衡〉，《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3：7-18, 60。

唐長孺

- 1983 〈南北朝期間南朝與西域的陸路交通〉，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頁 168-195。

馬繼興

- 1985 〈《醫心方》中的古醫學文獻初探〉，《日本醫史學雜誌》31.1：326-370。

馬繼興主編

- 1995 《神農本草經輯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陳元朋

- 2002 〈荔枝的歷史〉，《新史學》14.2：111-178。  
2011 〈《本草經集注》所載〈陶注〉中的知識類型、藥產分佈與北方藥物的輸入〉，《中國社會歷史評論》12：184-212。  
2017 〈「生不可得見」的「有形之物」——中藥材龍骨的認知變遷與使用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3：397-451。

陳明

- 2005 《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陳昊

- 2015 〈本草書的「作者性」與物質性——《新修本草》的編撰列位名表與唐初官修本草書的製作〉，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醫學的物質文化史」國際研討會，2015 年 11 月 11-13 日。

陳重明、黃勝白等編著

- 2005 《本草學》，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陳弱水

- 2012 〈漢晉之際的名士思潮與玄學突破〉，氏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171-250。



- 黃正建  
2000 〈試論唐代前期皇帝消費的某些側面——以《通典》卷六所記常貢為中心〉，《唐研究》6：173-211，後收入氏著，《走進日常：唐代社會生活考論》，上海：中西書局，2016，頁 204-242。
- 張延昌  
2006 《武威漢代醫簡注解》，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 張珣  
2007 〈文化建構性別、身體與食物：以當歸為例〉，《考古人類學刊》67：71-116。
- 張哲嘉  
1999 〈評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y Charlotte Furth〉，《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7：211-222。  
2005 〈大黃迷思：清代對西洋禁運大黃的策略思維與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43-100。
- 張學謙  
2012 〈元明儒醫思想與實踐的社會史——以朱震亨及「丹溪學派」為中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
- 傅芳  
1982 〈四物湯的出處是《理傷斷續方》不是《局方》〉，《中華醫史雜誌》11.2：92。
- 許凱翔  
2013 〈八十年來唐宋史議題中關於特定商品集市之研究〉，《興大歷史學報》27：107-136。
- 馮漢鏞  
1981 〈支法存生平及其佚方與成就〉，《中華醫史雜誌》11.4：213-215。
- 雷祥麟  
2008 〈常山：一個「新」抗瘡藥的誕生〉，李建民主編，《從醫療看中國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331-372。
- 蔣竹山  
2015 《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 蔡宗憲  
2008 《中古前期的交聘與南北互動》，臺北：稻鄉出版社。
- 鄭金生  
1982 〈陳承的籍貫、生平及其對醫藥學的貢獻〉，《浙江中醫雜誌》11/12：529-530。  
2005 《藥林外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李貞德

潘重規編著

1994 《敦煌變文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

羅香林

1960 《唐代廣州光孝寺與中印交通之關係》，香港：中國學社。

廖育群

1992 〈陶弘景本草著作中諸問題的考察〉，《中華醫史雜誌》22.2：74-79。

劉緯毅

1997 《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嚴耕望

1986 《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小曾戶洋

2007 〈宋版備急總效方的文獻研究〉，《中華醫史雜誌》35.3：132-137。

中尾万三序文並解說

1936 《新修本草存五卷·唐新修本草之解說一卷》，大阪：本草圖書刊行會。

岡西為人 (1898-1973)

1977 《宋以前醫籍考》，臺北：南天書局。

Andrews, Bridie

2014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1850-1960*.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Furth, Charlotte

1999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onebaum, Andrew

2016 *Novel Medicine: Healing, Literature, and Popular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Wu, Yi-li

2010 *Reproducing Women: Medicine, Metaphor 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Yates, Robin

2005 “Medicine for Women in Early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7.2. Reprint included in *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Angela KC Leung. Leiden: Brill, 2006, pp. 19-73.

## “Essential Medicine for Women”: A Cultural History of *Danggui* in Traditional China

Jen-der Le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renowned Chinese pharmacologist Li Shizhen (1518-1593) stated in his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that *danggui* (often rendered as Chinese angelica) was the essential medicine for women. Literarily, the Chinese character “*dang*” means “should” and “*gui*,” “to return.” Women were expected to be married by their late teens and their natal families were considered temporary dwelling place before they could “return” to their permanent homes, i.e., their husbands’ households. Li Shizhen, citing the classical notion, claimed that *danggui*, with its function of replenishing the blood, was essential to women’s reproductive power, and therefore acquired the name of “should return.”

*Danggui* has been perceived as important to women’s health till this day, but a survey from Chinese antiquity onward shows diverse images and varied functions. Since the name carries the connotation of summoning someone, the plant was often used as a gift in the socio-political networking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It was first noted in medical texts as being effective in clearing clogged blood, and appear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third century for its efficacy in soothing headaches. When it was applied on women, it was more often enlisted to help smooth deliveries than to enhance conception, and was hardly used as a drug for menstrual regulation in early medical recipes. Between the fifth and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 however, Chinese gynecology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on a gendered body view that saw the *yin*-blood as women’s constituent (versus the *yang*-essence as men’s).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danggui* began to assume the role of women’s medicine. From the tenth century onward, *danggui* was increasingly included in medical recipes for women of all ages, from menarche, postpartum to menopausal healthcare.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shifting and growing knowledge of *danggui*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an evolving body view. It is reported that *danggui* was

李貞德

introduced to Europe, extracted to produce menstrual stimuli, eumenol, and sold back to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opefully the current research will also serve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further case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f *materia medica*.

**Keywords:** *danggui*, women's medicine, *materia medica*, medical recipes, blood